

典也其諸將出征敗軍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

昔明罰斯在魏志太祖今日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于

新序曰臣侮其主身死妻子為戮呂氏臣昉頓首頓首死

罪死罪竊尋獯獫侵軼蹙擾疆陸王師薄伐所向風靡

謂後魏也魏收後魏書曰太祖道武諱珪改稱魏王左氏

傳曰北戎侵鄭卿伯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杜預曰

軼突也毛詩曰於轢王師又曰薄伐獯狁是以淮徐獻捷

河兗凱歸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左氏傳曰齊侯來獻

戎捷尚書曰濟河惟兗州禮曰師有功則凱

樂東關無一戰之勞塗中罕千金之費吳曆曰諸葛恪作

令丁奉等兵便亂斫遂破北軍歷陽縣郡圍經口東關歷

陽縣西南一百里史記蔡澤曰白起一戰舉鄢郢吳志曰

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仲向塗中伏滔北征記曰金城西

沂白塗魏步道所出也文子曰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張湛曰

日有千金之費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沈約宋書曰宋世故使狡

虜憑陵淹移歲月杜預左氏傳注曰狡狡猶也左氏傳故

司州刺史蔡道恭劉璠梁典曰天監三年司州刺史漢壽

病猶自力攻城數日不能起聞戰鼓聲憤叱而卒衆猶拒

守無有二心攻圍二年無有叛者入秋霖雨洪澍一夜城

頹壯士猶不降及城陷推率勵義勇奮不顧命潘安仁

其餘衆求恭屍卒不能得全城守死自冬徂秋潘安仁

曰常思奮不顧身猶轉戰無窮亟摧醜虜史記曰驃騎

臨危奮節保殺全城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踈勒則

論語子曰守死善道耿存而蔡亡漢書曰武帝遣驃騎都尉李陵將兵五千人

漢書曰耿恭字伯宗戊巳校尉恭以疏勒城倚有澗水可

固乃據之匈奴復來攻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



仰歎曰聞昔武師將軍取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  
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拜再拜為史士禱有飛泉奔出  
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若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鄒  
示虜虜以為神明引去也

上書曰臣恐救兵之不專英雄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漢  
記曰袁術嚴兵為己布作聲援

宣帝詔曰傳介子斬樓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啓土而已哉  
蘭王安歸首懸之北闕

漢武帝遣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杆音孟又曰  
涉安侯於單于以匈奴單于太子降尚書曰建邦啓土

寔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討不時言邁晉起居注詔  
命致討所向風靡故使蝟音謂結蟻聚水草有依漢書賈誼

功臣反者蝟毛而起吳志曰鐵唐大帥种式等蟻聚方復  
為寇漢書曰儉狃獯鬻居于邊地逃水草避徙也

按甲盤桓緩救資敵魏志曰司馬文王征諸葛誕六軍按  
期上書曰今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威謝承後漢書胡爽

逐客以資敵

孤城於絕域史記李左車韓信曰今足下情見力屈欲戰  
不援左氏傳晉溫季曰逃威也杜預曰凶賊為害故曰威

也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劒

蜀璠梁典曰宣城王以冠軍將軍曹景宗為郢州刺史初  
司州被圍詔荆郢發兵往援曹景宗為都督及荆州接軍

至三關頃兵不進聞司州沒即日退還延頸敵人縱暴緣  
邊景宗不能禦遂失三關諸戎有司奏罰罪景宗聞之輒

去州伏闕泥首待罪帝一無所問三關延頸二戎名也管  
子曰民無耻不可以固守漢書曰諸將曰楚數進取如淳

陳琳檄豫州曰傷夷折劒劒折挫也疆場侵駭職是之由  
左氏傳曰齊人侵魯疆場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不有

守其一又范宣子救諸戎曰言語漏洩則職汝之由

嚴刑誅賞安賞景宗即主史記曰繁法嚴刑而天下振西  
傳曰寘置也主謂為主首也王隱晉書庾純自劾曰醉酒

荒迷昏亂儀度即主臣謹按河南尹庾純云云然以主為  
句臣當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

下讀也



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間溝茲多幸

漢書 衛青

曰臣幸得待罪行間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指縱非擬獲獸何勤

漢書 曰上

先封蕭何為贊侯功臣皆曰蕭何未有汗馬勞顧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

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公徒能走得獸者功狗也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羣臣莫

言賞茂通侯榮高列將漢書蘇武謂李陵曰武父子位列將爵通侯應劭曰通侯者言其功

德通於王室張晏曰後改為列侯負擔裁施鐘鼎遠列左傳

見序列也方言曰列班列也師每食擊鐘家語曰子路南遊楚列鼎而食廣雅曰列陳

也和我莫效二八已陳左氏傳曰鄭人賂晉侯以女樂二寡人和諸自頂至踵功歸造化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踵

戎狄也潤草塗原豈獲自已喻巴蜀曰肝腦為與造化道遙也

野草而且道恭云遊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文選

不詳也令閉城守左氏傳曰宋華元為植述功城者詎曰睥其日儲其生曹死蔡優劣若

是惟此人斯有靦面目毛詩曰彼何人斯居河之涘又曰

也鄭玄曰汝姪昔漢光帝將坐知千里東觀漢記曰代郡

然有面目也魏武並法業以從事魏書曰太祖自作兵書諸將

失其頭者也故能出必以律鎬銖無災周禮曰師出以律鄭

里也克捷遠教故能出必以律鎬銖無災玄禮記注曰八兩為

者員也伏惟聖武英挺略不世出漢書周勃通說韓信

十四料敵制變萬里無差制勝威謀靡亢奉而行之實

弘廟算曰夫未戰而廟算勝得算多也惟此庸固

略不

世出

弘廟算

惟此庸固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理絕言提

晉起居注曰宋公表曰臣寔庸固自逆胡縱逸久

患諸夏

劉琨勸進表曰逆胡劉曜縱逆西都聖朝乃顧將

一車書

漢書曰如傳贊曰久矣夷狄之為患被司氓致辱非所

晉起居注曰大司馬

早朝永歎載懷矜惻致茲虧喪何所

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

左氏傳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刑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

書臣謹以劾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

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絀切諸應及

於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道續奏臣謹奉白簡以聞

奏彈劉整一首

沈約齊紀曰整米吳興太守兄子也歷位持節都督交廣越三川也

任彦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嬖不冠不入汜毓

字孤家無常子

東觀漢記曰馬援事寡嫂雖在閨內必衣冠然後入見王隱晉書曰汜毓字稚春濟

北人也敦陸九族青土號其家兒無是以義士節夫聞之有

立左氏傳滅袁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猶或非之東京賦曰貞夫懷節班固漢書贊曰孟子曰聞伯夷

之風儒夫千載美談斯為稱首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有立也

而常為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齊故西陽內史劉

寅妻范氏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

孤弱叔郎整常欲傷害奪分前奴教子當伯並已入衆

又以錢婢姊妹第溫仍留奴自使伯又奪寅息遂婢綠草

秋貨得錢並不分遂寅第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



上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  
隔箔攘拳大罵突進房中屏風上取車帷準米去二月九  
日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牽范問失物之意便打息遂  
整及毋并奴婢等六人來共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  
手查范臂求攝檢如訴狀輒攝整亡父舊使奴海蛤到臺  
辨問列稱整亡父興道先爲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以  
奴教子乞大息寅亡寅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云應入衆  
整便留自使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文不分遂其奴當伯  
先是衆奴整兄弟未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貼錢七千  
共衆作田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

當伯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  
綠草入衆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屬衆整意令得當  
伯推綠草與遂整規當伯還擬欲自取當伯遂經七年不  
返整疑已死亡不廻更奪取婢綠草貨得錢七千整兄弟  
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遂寅妻范云當伯是亡夫私贖應  
屬息遂當伯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  
充衆隹崔借上廣州四年夫在令在整處使進責整婢采  
音劉整兄寅第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  
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  
自進范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爲質范送米六斗整則納受



范今年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子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遂道  
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遂范喚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  
時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采音及奴教子楚王法  
志等四人于時在整母子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校  
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既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  
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責實妻范奴苟奴列娘去二月九  
日夜失車欄夾杖龍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遂  
往津陽門糴米遇見采音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苟奴登  
時欲提取遂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  
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奴仍隨遂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

音苟奴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重覈當伯教子列孃被奪  
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令史潘僧尚議  
整若輒略兄子遂分前婢貨賣及奴教子等私使若無官  
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絳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

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即主

昭明刪此文太略故詳臣引之令與彈相應也

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閭閻聲名教所絕

史記太史公曰

李斯自問閭閻歷訪侯甲在厚曰閭尊尊顯諫得志世說曰正平子胡毋去國諸人皆任放為達或有裨體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有樂地何為乃爾直以前代外戚任因統袴漢書曰班伯出羣在綺繡純袴惡積釁稔親舊側目左氏傳長公曰毛得之聞小其好也也杜預曰也亞一精與樂同誅漢書音義曰劉保守室見郵都側目而視理絕通問而妄肆醜



**辭** 謂大罵也禮記曰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棠包咸論語注曰肆極意敢言也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毛萇曰

**莠醜** 也 **終夕不寐而謬加入杖** 謂打逐也謝承後漢書曰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

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家語曰孔子謂曾子曰

汝不聞乎昔瞽叟有子曰舜舜事瞽叟也小挫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叟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

**薛包分財取其老弱** 范曄後漢書曰汝南薛包字孟嘗好學篤行弟子求分異居包不能止乃

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

曰我素所服食身口 **高鳳自穢爭訟寡嫂** 東觀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陽

人也鳳年老聲名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 **未見孟**

言鳳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許與寡嫂許訟田遂不仕 **甯之深心唯倣文通之偽迹** 顏延年詠向秀曰深心託毫

偽 **昔人睦親衣無常主** 顏延年陶徵士誄曰睦親 **整之撫**

**姪食有故人** 謂責米也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為

布彼賀然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之弘大慙

賀乃告人曰公孫弘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臨天下

於是朝右疑其矯焉弘歎 **何其不能折契鍾庾而檐** 昌占

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 **帷交質** 謂取車帷也漢書曰高祖從王媪武負買酒兩家

斛四斗也包咸論語注曰十六斗為庚詩曰漸車帷裳婦

人車飾鄭玄曰帷裳童容也方言曰江淮謂檐偷為童容

也左氏傳曰鄭伯怨王 **人之無情一何至此** 莊子惠子謂

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 **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 仲長

曰人之無情何謂之人 **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所除官**

言曰引之於教義密康 **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

絕交書曰世教所不容 **官悉以法制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龍牽請付獄實其宗**



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諸連逮請不足申盡臣昉云云誠惶誠恐以聞

奏彈王源一首

沈休文

吳均齊春秋曰永平八年沈約為中丞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言

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左氏傳曰齊侯欲以

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漢書曰傳不疑為京兆尹大將軍霍光欲以女

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班固不疑述曰不疑膚敏應變當理辭霍不婚遂述致仕若乃交二族之

和辨伉合之義升降窳隆誠非一揆禮記曰婚禮者將合

廟下以繼後代也左氏傳施氏之婦怒施氏曰已不能庶其仇懼尚書曰道有升降政緣俗革吳郡賦曰窳隆異等

孟子曰先聖後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尚書曰八音克

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至於秦秦

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甲我孫綽自宋氏失御禮

教彫衰荅賓戲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范曄後漢書霍詡

子孫衰子正書曰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故謂姻婭淪

雜罔計斯音廢相謂曰璣璣姻婭則無臚生毛萇曰兩壻

也販鬻祖曾以為貴道明日腆顏曾無愧

長丁德禮屬志賦曰考考之我昭未明日而無怍孔若

夫盛德之胤世業可懷記幽通賦曰遠世業之可懷樂郤

之家前徵未遠左氏傳曰晉善臣之族也既壯而室

左氏傳曰晉善臣之族也



竊貨莫非阜隸禮記曰三十壯有室鄭玄曰有室有妻妻

傳曰人有十等上結褵以行箕箒咸失其所詩曰親結其

毛萇曰褵婦人之帷也母成女施衿結褵國語曰越志七

聞而傷心舊老為之歎息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也自宸歷御

寓弘革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左氏傳曰有星孛

所以除舊布新也尚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陛下所以負袞紀

言思清敝俗者也禮記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鄭玄曰負

詩曰興言出宿尚書曰臣實儒品謬掌天憲范曄後漢書曰張綱字

今權臣口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范曄後漢書曰張綱字

八使詢風俗餘人受命之部網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

右咸各歛手也而狐鼠微物亦蠢大獸應璩詩曰城狐

司熏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亦有常乎對曰讒佞

之人隱在君側猶杜鼠不熏也去此乃治矣范曄後漢書虞

社不畏熏燒毛詩曰狄秩大猷風聞東海玉源嫁女與

富陽滿氏漢書曰尉佗曰風聞老夫父母墓已壞削源雖

人品庸陋曹寶參魯祖雅位登八命檀道鸞晉陽秋曰

父璿升采儲闈亦居清顯尚書曰亮采惠疇孔安國注曰

帝諱曰而托姻結唯利是求左氏傳晉侯使呂相絕秦曰

玷辱流輩莫斯為甚秦與晉出入秦惟利是視源人身在遠輒攝



媒人劉嗣之到臺辨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

高平舊族寵奮胤胄魏志曰滿龍字伯寧景祐二年為太尉薨子偉嗣世說曰偉弟子奮元康

中至司隸校尉荀綽冀州記曰奮高平人也家計溫足見託為息鸞覓婚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家

溫而食厚祿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閱漢書宋博曰

閱閱諸府音義曰明其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為上慈

等曰閱積功曰閱也

吳郡正閤主簿吳均齊春秋曰王慈字伯寶早源父子因

共詳議判與為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為聘禮娶妻及納徵皆曰聘周禮

以聘女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

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西朝胤嗣殄

沒武秋之後無聞東晉晉初都洛陽故曰西朝後在江東故曰東晉成策緒晉書陳畧有與

西朝于寶晉紀曰苗頭殺司隸校尉滿奮荀綽冀州記曰滿奮字武秋公羊傳曰紀子伯何謂無聞焉爾其為

虛託不言自顯王滿連姻寔駭物聽漢書音義曰連親姻也尚書大傳曰文王

施政而潘楊之睦有異於此潘岳揚仲武誄曰潘陽之睦物皆聽

且買妾納媵因聘為資施衿之費化充牀曰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

第左氏傳鄭子產曰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悅鄭玄曰悅佩巾也左氏傳曰趙武

過鄭伯有賦鷄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閭杜預曰第簣也鄙情贅行造次以之蜀志

更為糾慝繩違允茲簡裁源即主言其違慝信當此簡資也

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纓冕漢書

同其人者貌異人者心列子曰夏桀殷紂魯相齊穆狀貌七竅皆同於

有地資也曰無忘却秦



人而有禽以彼行媒同之抱布禮記曰男女非有行媒不

獸之心也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猶不雜聞之前

布質絲匪來買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猶不雜聞之前

絲來即我謀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猶不雜聞之前

左氏傳曰公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史佚之志

有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論考比識曰恪言成法家語

顏回曰聞薰猶不同器而豈有六卿之胃納女於管庫之

藏馬汧督誅曰聞之前典豈有六卿之胃納女於管庫之

人尚書曰六卿分職禮記曰晉文謂趙文子知人所舉

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鄭玄曰管管鍵者也

宋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毛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

豈其娶妻必齊之姜豈其食

魚必河之鯉豈其娶妻必宋之子又曰穀則異高門降衡

室死則同穴左氏傳曰卓臣輿又曰僕臣臺高門降衡

雖自已作陸雲答兄書曰高蔑祖辱親於事為甚說文曰

也蔑與熒此風弗翦其源遂開黜世塵家將被比屋尚書

古字同此風弗翦其源遂開黜世塵家將被比屋尚書

比屋而封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汚之族永愧於昔

辰方媾之黨革心於宋日賈子曰宋昭臣等參議諸以見

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故言禁止其

當如故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臣約誠惶誠恐

云云

牋

荅臨淄侯牋

楊德祖此略曰楊脩字德祖太尉彪子謙恭才

博自魏太子以下並爭與交好又是時

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意投脩數與脩書脩

荅牋後曹公以脩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

乃收脩死罪死罪不待數日若彌年載毛萇詩傳豈由愛顧之

殺之豈由愛顧之



隆使係仰之情深耶損辱嘉命蔚矣其文

易曰君子豹誦變其文蔚也

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

說文曰誦也

若仲宣之擅漢表陳

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

宣仲

投劉表寓流楚壤故云漢表凡璋窳身衣氏故云冀域偉長淹留高密故云青也公幹淪飄許京故云豫德璉時居

汝穎汝穎太祖也食邑故云魏也至於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

尚書曰樹之風聲

白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

家語曰孔子出乎四門周章遠望曹植足下高視於上京

也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

發武王名也曰

周公名也毛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

德光贊大業而已

毛詩曰宜昭義問又曰人之秉彜好不是懿德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也

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

漢書相譚曰揚子之書文義至深必度越諸子矣

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

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

老子曰天法道

道法自然鍾會曰莫知所出故曰自然

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

若成誦在心借即書於乎曾不斯湏少留思慮仲尼日月

無得踰焉

論語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

脩之仰望殆如此

矣是以對鵠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

植為鵠鳥賦亦命脩為之而脩辭讓

相又作大暑賦而脩亦作之終日不敢獻見西施之容婦憎其貌者也

越絕書

乃鍾羨女西施鄭巴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

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

使刊定

鄭玄禮記注曰刊削也

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

千金然而弟子掛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



凡庸也史記曰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

一辭相子新論曰秦呂不韋請迎高妙作呂氏春秋漢之淮南王聘天下辯通以著篇章書成皆布之都市懸置千金以延示衆士而莫能言變易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

者乃其事約豔體具而言微也

孔公風雅無別耳兩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脩家子雲老流也文雖出此而意微殊

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曹植書曰揚雄猶稱壯夫不為揚子法言曰或問吾子少

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少失照切若此仲山周旦之疇為皆有

僭邪毛詩序曰七月周公遭變陳王業之艱難然詩無仲山甫作者而吉父美仲山父之德未詳德祖何言之

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楚

曰吾聞作忠以造怨忽謂之過言論語曰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源千載

之英聲曹植書曰飛英聲金功景京賦曰志經國之長基封禪書曰

鐘書名竹帛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後秦東圖敗功魏類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

銘子景鍾韋昭曰景鍾景公鍾也墨子曰斯自雅量素所以其所獲書於竹帛傳遺後世子孫也

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輒受所惠編備矇矇誦詠而已

詩曰矇矇奏工敢望惠施以忝莊氏曹植書曰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脩言已豈敢望

比惠施之德以忝辱於莊周之相知乎莊周喻植也惠施華周相知者也故引之李緒瓊瓊何足

以云曹植書曰劉季緒好詆訶文章魏志曰劉季緒名脩劉表子官至樂安太守反荅造次不

能宣備脩死罪死罪

與魏文帝牋一首

繁休伯文章志曰繁欽字休伯潁川人少以文辭知名以豫州從事稍遷至丞相主簿

病卒文帝集序云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時薛訪車子能喉轉與笳同音欽牋還與余而



盛歎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灑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自宣

頃諸鼓吹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左氏傳曰叔孫氏之

能喉轉引聲與笳同音白上呈見果如其言許慎淮南

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廣雅曰聲

悲雅韶曲美常均樂汁圖徵曰聖人往承天以立五均均

及與黃門鼓吹温胡迭唱迭和漢書曰鄭聲尤集黃

應曲折沉浮尋變入節自初呈試中間二句胡欲傲其所

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左氏傳韓宣子如

餘弄未盡暨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暨及詠北狄之遐征

奏胡馬之長思古詩曰胡悽入肝脾哀感頑豔是時日在

西隅涼風拂衽說文曰衽背山臨溪流泉東逝同坐仰歎

觀者俯聽莫不泣泣殞涕悲懷慷慨自左驥史妣塞姐名

倡魏志曰文帝令杜夔與左驥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

異未之聞也李陵與蘇武書曰陵自有識以來士之竊惟

聖體兼愛好奇莊子仲尼謂老聃是以因牋先白委曲伏

立操未有如子卿者也說文曰詭變也竊惟

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

是以因牋先白委曲伏

是以因牋先白委曲伏

是以因牋先白委曲伏

是以因牋先白委曲伏

-7 193 32 886" data-label="Text">

是以因牋先白委曲伏



想御聞必令餘懽冀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

調左氏傳曰得臣與寓目焉宴喜之樂蓋亦無量詩曰吉甫宴喜欽死罪死罪

### 荅東阿王牋一首

陳孔璋文章志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也避亂冀州袁紹辟之使典密事紹死魏太祖

辟為軍謀祭酒典記室病卒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高

世之才秉青萍干將之器漢書爰盎諫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呂氏春秋曰趙襄子

遊於園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萍為衆乘青萍進視下豫讓却寢伴為死人叱青萍曰去長者且有事青萍曰少

而與子友子今日為大事而我言之失相與之道子賊吾君而我不言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唯死之可也退而

自矜青萍豫讓之友也張叔及論曰青萍砥礪於鋒鏑苞丁割犧於用力越絕書曰楚今歐治子干將為鐵劍二枚

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拂鐘無聲應機立斷說苑曰西

劍一秋一曰干將一曰莫邪渡河中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子何之過曰欲說東諸

將莫邪沸鍾不錘試物不知然以之綴履曾不如兩錢之

錐今子持楫乘扁舟子所能也若試與子東說諸侯王見

一國之主子之蒙蒙然無異於未視狗也又曰淳于髡三

稱鄒忌三知之髡等辭屈而去故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

於立此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言天性自然受

國尚書傳曰稟受也論語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音義既遠清辭妙句焱絕煥

炳說文曰焱火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驥所不敢追

况於駑馬可得齊足呂氏春秋曰飛兔駑馬古之駿馬也星流矢驚則莫若益野騰駒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

楚辭曰驢騾偃蹇而齊足宋王諷賦曰臣按琴而鼓之為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著幽蘭白雪之曲淮南子曰手會

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著幽蘭白雪之曲淮南子曰手會



綠水之趨高誘曰綠水古詩也東野下里之音也宋載權

玉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也

載笑欲罷不能詩曰既見復聞載笑載言論語顏淵曰謹

韞櫝玩耽以為吟頌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吟頌謂謳吟歌誦琳死罪

死罪  
答魏太子牋一首魏畧曰魏郡大疫故太子與質書質報之

吳季重魏志曰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為朝歌長官至振威將軍文

帝為太子時重答此牋也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息哀之隆形

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與我楚辭曰老冉冉而逾施論語陽貨曰歲不我與昔侍

左右厠坐衆賢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絃之懽漢書曰武帝微行私出張

安曰騎出入市里若微賤之所為故曰微行置酒樂飲賦詩稱壽漢書曰陳平厚具樂飲太

尉史記曰武安君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稱壽也自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材力效

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徐

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為痛切凡此數子

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西京賦序曰雍容揄揚漢書曰嚴助侍從從容若乃邊境

有虞群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

漢書延年口羣下鼎沸社稷傾又息夫躬上疏曰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積而狎至往者孝武之

世文章為盛若東方朔枚臯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

也漢書東方朔枚臯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

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耻之漢書曰唯嚴助與吾丘壽王見



任用後淮南王朝賂遺助竟坐奔市壽王後坐事誅論語  
曰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  
雖不吾以吾 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為務則徐  
其與聞之

生庶幾焉 漢書司馬相如常稱疾避事又長卿妻曰長卿  
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魏文帝書曰惔長著中論

二十餘篇爾雅 而今各逝已為異物矣 鵬鳥賦曰化為後  
曰尚庶幾也

來君子實可畏也 文帝書曰後生  
可畏來者難誣 伏惟所天 左氏傳臧尹  
克黃曰君天

也何休墨守曰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囿 班固答賓  
君者臣之天也

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籍籍之囿 發言抗論窮理盡微 周易窮  
項代曰場困講藝之處也

孔安國尚書 擿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 鸞龍鱗羽之有五  
傳曰微妙也

戲曰擿藻如春華班固與弟 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 文帝  
超書曰傳武仲下筆不休

吾德不及蕭王年與之齊矣東觀漢記曰更始遣使者立  
光武為蕭王漢書劉向疏曰陳湯比於貳師功德百之

也此眾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 周易曰同聲相應 然年歲若

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

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為知己之累耳

莊子曰可以保身孔安國尚書傳曰勅正 遊宴之歡難可

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

論語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  
移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 時邁齒載 徒結切尚書曰日  
孔謂齊侯曰伯勞耄老

猶欲觸冒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

不勝悽悽 尚書曰悽  
悽謹敬也 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



吳季重

魏畧曰質遷元城令之官過鄴辭太子到縣與太子賤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

鄭玄禮記注曰延進也

曜靈匿景繼以

華燈

楚辭曰角宿未旦耀靈藏廣雅曰耀靈日也楚辭曰蘭膏明燭華燈錯

雖虞卿適趙平

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

史記曰虞卿者遊說之士也說趙孝

成王一見賜金鎡再見為上卿故號為虞卿又曰秦昭王為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交

君幸過寡人願與為十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小器易盈先取沉頓醒寤之

後不識所言

孔安國尚書傳曰沉頓謂醉真也頓猶弊也

即以五日到官初至承

前未知深淺

言每事承前無所改然觀地形察土宜

左氏傳賓

媚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

西帶恒山連岡平代

漢書有恒山郡張晏曰恒山在西漢

書代郡有平北鄰栢人乃高帝之所忌也

韓信餘冠東擊

還過趙趙相貫高等恥上禮其王陰謀欲殺上上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栢人

重以泝水漸漬疆宇

漢書恒山郡元氏縣有泝水受首喟

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

漢書成安居陳餘肯漢之趙遣張耳

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泝水上奇譎謂南望邯鄲想

蕙蘭之風

庶頗蘭相如趙國之賢將也

東接鉅鹿存李齊

之流

漢書文帝問馮唐曰吾居代時吾常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未嘗不

在鉅鹿也 都人士女服習禮教

西都賦曰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皆懷慷慨之

節包左車之計

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義欲以下趙願假臣奇兵三萬人絕

其輕重足下深溝高壘堅壁勿與戰吾奇兵絕其後兩將之者可致戲下成安君不聽也而質闇弱無

以蒞之

毛萇詩傳蒞臨也

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

尚書曰谷繇邁種德風聲



已見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詠於機杼固非質之能

也詩曰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漢書酈食其曰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工與紅同毛詩序曰吟詠情性至於奉

遵科教班揚明令爾雅曰科條也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桀

尚書曰臣無賦事行刑資於故實國語樊穆仲曰魯侯賦有作福作威

抑亦慄慄有庶幾之心孔安國尚書傳曰慄慄危懼貌往者嚴助釋

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

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漢書曰嚴助為中大

夫上問所欲對曰願為會稽太守數年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猷承明之廬出為郡吏久不聞問助恐上書謝願

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又曰吾丘壽王善格五召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漢書曰張敞為膠東相與朱邑書曰

值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習臆糾結固無奇矣又曰陳咸字子康為南陽太守咸數賂遺陳湯與書曰即蒙子公力

得入帝城死不恨矣後竟入彼豈虛談夸論誑曜世俗哉

斯實薄郡守之榮顯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先後不質爾雅

易也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論語曰後生可畏焉聊以當觀

不敢多云質死罪死罪

### 為鄭冲勸晉王晟一首

阮嗣宗咸榮緒晉書曰鄭冲字文和榮陽人也位至太傅又曰魏帝封晉太祖為晉公

太原等十郡為邑進位相國備禮九錫太祖讓不受公卿將校皆詣府勸進阮籍為其辭

魏帝高貴卿公也太祖晉文帝也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冲等眷眷實有



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

漢書武帝 詔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左氏傳叔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媵

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說苑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有莘之媵臣湯立以為三公史記曰伊尹欲干湯乃為有莘氏媵臣毛詩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周公籍已

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尚書曰光宅天下又曰魯侯伯禽宅曲阜毛詩曰奄有龜蒙遂呂尚磻溪之漁者一朝指

麾乃封營丘尚書中侯曰王即迴駕水畔至磻溪之水呂尚釣於崖史記曰西伯以呂尚為太師武王東伐師尚父左拔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武王已平商封尚父於齊營丘魏書荀攸勸進曰昔周公承文武之跡受已

可勝數東觀漢記曹節上書曰然賢哲之士猶以為美談功薄賞厚誠有踧踖也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

者之有足乎韓詩外傳曰蓋晉謂平公曰珠出於海玉出於山無足而至者好之也士有足而不至

好也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

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

曰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卑身厚幣以禮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知國小力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圖以雪先王之讎也願先王視可者得身事之

不辭居蟹切臨難而王不拯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悅而歸之猶解倒懸也

北首音獸燕路者矣漢書廣武君曰牛酒以凡所稱引自公

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因表不悉

又曰今燕霄其民而王征之人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

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

所

知

而

復

有

云

者



為幽州牧與彭寵書一首

朱叔元

范曄後漢書曰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世祖為大司馬主簿遷偏將軍

從破邯鄲後乃為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浮少有才能頗欲勵正風迹收士心辟召州中涿郡王岑之屬以為從軍事及將王莽時故吏三千石皆引幕府乃多發諸郡倉穀贍其妻子以費軍食不從其令浮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遂大怒舉兵攻浮浮以書責之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

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

左氏傳曰鄭武公生莊公及共叔段姜氏愛共

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謂京使居之謂之京

迴戈聊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遠無不服邇無不肅國語

聽遠無不服今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勳超於栢

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

曰舜讓天下於子洲支伯曰子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或為交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

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至公至平誰與為鄰仲長子昌

臨之以至公莊子魯侯曰其道何必勤勤小讓也哉冲等

不通大體敢以陳聞

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一首

謝玄暉

蕭子顯齊書曰謝朓為隋王子隆府文學世祖勅朓可還都遷新安王中軍記

室世祖武皇帝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朓補中軍新

安王記室叅軍朓聞潢汗之水願朝宗而每竭左氏傳曰潢汗行潦

之水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駕蹇之乘希沃若而冲疲班固王命論曰

千里之塗王逸楚辭注曰蹇跛也法言曰希驥之馬亦驥

之乘也李執曰希望也詩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沃若調

柔何則皋壤搖落對之惆悵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山林與

也哀入繼之楚辭曰早木搖落皋壤使我欣欣而樂樂未畢

而變衰又曰惆悵予兮私自憐岐路西東或以歎嗬鳥合

南子曰楊子見岐路而哭之為其可以流涕歎與中又曰况

雍門哭見於孟嘗君嘗君為之嗚嗬涕歎與中又曰况

迺服義徒擁歸志莫從而密服義之情也楚辭曰擁抱也孟

子曰子浩然有歸志曹邈若墜雨翩似秋帶潘岳楊氏七

植應詔詩曰朝觀莫從邈若墜雨翩似秋帶潘岳楊氏七

葉落樹貌然雨絕大論衡曰雲散水墜成雨眺實庸流

矣郭璞遊仙詩曰在世無十月命如伏葉帶眺實庸流

行能無算鄭玄論語曰算數也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天地喻帝

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又襄采一介抽揚小善尚書

伯宗曰川澤納汚山藪藏疾襄采一介抽揚小善尚書

公曰如有一介臣周書陰符太公曰好用小善故捨耒塲

圃奉筆兔園詩曰九川築塲圃西京雜記曰梁東亂三江

西浮七澤言常從子隆也蕭子顯齊書曰隋王子隆為東

越境也七澤楚境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正絕流曰亂尚書

從容觀詩書毛詩曰燕

長裾日曳後乘載脂

榮立府庭恩加

可曳長裾乎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文學記

沐髮晞陽未測涯涘

楚辭曰朝濯髮

顏色曹植豔歌行曰

沐髮晞陽未測涯涘

楚辭曰朝濯髮

顏色長者賜顏色

沐髮晞陽未測涯涘

楚辭曰朝濯髮

顏色長者賜顏色

沐髮晞陽未測涯涘

楚辭曰朝濯髮



九身乎撫臆論報早誓肌骨演連珠曰抱臆歸審刻肌刻

骨不寤滄溟未運波臣自蕩鵬海運則特徙於南溟司馬

虎曰轉運也又曰莊周謂監河侯曰周顧視車轍中有鮒

魚焉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

渤澥方春旅翻先謝滄溟渤澥皆以喻王波臣旅翻皆自

喻也解嘲曰若江湖之魚渤澥之鳥

清切藩房寂寥舊蕈潘房王府舊蕈眺舍也劉楨贈徐幹

詩曰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左氏

傳曰華門圭竇輕舟反溯弔影獨留

神賦曰浮輕舟而上

之人皆陵其上

形影相弔五情愧赧

白雲在天龍門不見

穆天子傳西王

復來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王逸曰龍門

楚東也

門也

所見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而喜及暮年唯待

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亦不去入滋久者思人滋深乎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青江可望候歸艗於春渚冀王入朝而已候於江渚也杜

預左氏傳注曰舳舻舟名也杜

朱邸方開効蓬心於秋實史記曰諸侯朝天子於天子之

邸莊子謂惠子曰夫子拙於用大則夫子猶蓬之心

也夫韓詩外傳簡王曰夫春樹桃李秋得食其實也

如其

簪履或存衽席無改韓詩外傳曰少原之野有婦人刈著

新而失簪哭甚哀言不忘舊楚昭王

亡其跡履已行三十步而還之左右曰何惜此王曰吾悲

與之俱出不俱反自是楚國無相奔者韓子曰文公至河

令席薦捐之怨犯聞之曰席薦所辟也而君棄錐復身填

之臣不勝其哀鄭玄周禮注曰衽席乃單席也

溝壑猶望妻子知歸

列女傳梁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

到太司馬記室牋一首

不任犬馬之誠史記丞相青翟曰

臣不勝犬馬心

漢書中山靖王曰

子託朱生

攬涕告辭悲來橫集

楚辭曰思美人兮攬涕而行



任彦昇

錄尚書事以任昉為記室用舊也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典冊

劉歆甘泉賦曰德顯功高光副四海

朱浮與彭寵書曰伯通含生之倫庇身有地

曹植對酒行况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

魏文帝况

吾託士人之未列咳若改唾為恩眄睐成飾

莊子孔子謂之旨形乎善

吾未獲死所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若結

譖豈謂多幸斯言不渝梁史曰始高祖遇昉於竟陵王西

善騎射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也莊子孔子謂漁父曰曩

者生有緒言而去漢書願養卒曰兩人左提右挈滅燕易

矣詩曰善戲謔兮漢書衛青曰臣幸得待罪行刑左氏傳

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

知梁武之必貴為謬先覺也猶仕齊邦是淪驕餌也論語

子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漢書栢生欲借書班嗣報曰不

驕君之餌也湯沐具而非弔大厦構而相賀淮南子曰

鸞相賀慶樂別也明公道冠二儀勲超遂古易曰易有

兩儀楚辭曰遂古將使伊周奉轡栢文扶轂叔奉轡羽獵

賦曰齊和轂神功無紀作物何稱言聖德為玄同夫二者

不足仗扶轂神功無紀作物何稱既無功而可紀亦何名

而可神莊子曰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司馬彪曰神人無功

造物謂道也府朝初建俊賢翹首翹首俊賢執足惟

此魚目唐突璣璠魚目似珠璣璠皆玉也雜書曰秦失金

文選卷四十一



融似珠左氏傳曰季平子卒易虎將以與璠飲孔顧已循

涯寔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答况千載而一遇者也東觀漢記太史官曰耿

雖則隕越且知非報左氏傳齊

不勝荷戴屏營之情國語申胥曰昔

謹詣廳奉白牋謝聞昉死罪死罪

### 百辟勸進今上牋一首

#### 任彥昇

何之元梁典曰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姓蕭氏本蘭陵郡縣中都里人也劉璠梁典曰帝詔授公梁公加公九錫公辭於是左長史王瑩等勸進公猶謙讓未之許瑩等又牋並任昉之辭也帝謂寶融也史記曰司馬遷自作今上本紀然遷以漢武見在上故云今

近以朝命蘊策日奏丹誠而加策命也蘊與韞同奉被還

命未蒙虛受易曰君子以虛受人搢紳顛顛深所未達禪書曰因難

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呂氏春秋曰魯國之法魯人為

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莊子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

是以履乘石

而周公不為疑尸子曰昔者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踐東

增玉璜而太公不為讓尚書中候

王所登上車之石也

於溪水時呂尚釣於崖土下拜曰切望公七年乃今見光

景于斯尚立變名答曰望鈞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



德合昌來撰撰兩維鈴况世哲繼軌先德在民毛詩曰世

報在齊宋均曰旌理也謂秦伯曰欒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思召公焉經綸草昧

中興書曰王綏八世德名繼軌左氏傳晉士鞅經綸草昧

歎深微管子曰雲雷屯君予以經綸一臣天造草昧論語

受其賜微管仲吾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蕭頰之生高

帝及兄懿懿為豫州刺史鎮歷陽護軍將軍崔慧景反破

左興衆十萬於鍾山宮城拒守豫州聞難投袂而起戰於

越城慧景走追斬之除侍中遷尚書令左氏傳曰冬吳伐

楚以報朱方之役杜預曰朱方吳邑也尚書禹貢曰荆河

惟豫班師振旅大造王室尚書曰班師振旅孔安國曰班

氏傳呂相曰我雖累繭救宋重胓存楚說文曰薰黑紱也

有大造于西公輸般為楚設機械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

公輸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王曰善哉請無攻宋高誘曰

公輸般魯班之子百舍百里一舍也重繭累胓也淮南子

曰申包胥累繭重胓七日七夜至于秦庭以見秦王曰使

下臣告急秦王少發軍擊吳果居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

甚盜鍾功疑不賞而走則大鍾不一負以推毀之况然有

音悉人聞之而奪已據掩其耳惡聞其過亦由此也漢書

崩通謂韓信曰臣聞勇畧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

皇天后士不勝其酷曰君覆后土而戴皇天是以玉馬駿

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劉琦梁典曰東昏

書令懿於中書省飲鳩薨論語考識曰毅感如已玉馬走

宋均曰女如已有美色也王馬喻賢臣奔去也論語陰嬖

識曰庚子之旦金版剋書出地庭中曰臣族震王禽宋均

曰謂殺關龍之後庚子旦庭中地有此版異也龍同姓稱

族上害殺我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掩涕激義

士之心劉琦梁典曰高祖告難於荊州行事蕭穎曹建牙

陳伐吳志曰孫策亡惟悲感未視事張昭謂權曰

方今天下鼎沸何得寢伏哀戚乃扶上馬陳矣而出范曄

後漢書曰馬援據鞍顧盼三國名臣頌曰輟哀止哀東觀



漢記曰光武... 故能使海若登祗罄圖效祉

義士之心奉忠正... 山戎孤竹東馬景從

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 匪叨天功實勤濡足

自諸生取樂名教... 爾道風素論坐鎮雅俗

謂或問雅俗曰... 不君孫吳遺教神武

尚書傳曰... 之功歟

詩曰... 將使伊周何地

伏願時膺

伏願時膺

蔣公一首

此期... 伏願時膺





得親共齋之籍乃就吏後謝石歸後為尚書  
即籍本有濟中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系  
酹飲為崇文帝初欲為武仲末始於籍籍醉  
六十日不  
得言石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一白之位尚書曰伊尹作

咸有一德泰門六行經曰中書上曰群英翹首俊賢抗足  
謂諸侯三公漢書音義曰泰門三台

易通卦驗曰萬人開府之日人人自以公材屬辟書始下  
聞雞鳴皆起

下走為有十馬走也司馬遷書曰走也子其處西河之

上而文侯擢等事天子曰魏文侯於木四之閣退而老於河上

呂氏春秋曰主曰魏文侯於木四之閣退而老於河上  
漢書注曰擢等為木鄒子居黍谷之陰

而昭王陪乘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公寒不生五穀鄒  
子吹律而溫生黍也曰方士傳言鄒子在

燕其遊諸侯畏之皆郊迎而攝夫布衣窮居高帶之士王

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存也鄒陽上書曰布衣  
窮居之士身在貧

氏春秋曰王公大人從而化之此得之於學也莊子曰若  
而道存焉籍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見採擢無以稱

當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漢書

武帝制曰守文之君當全之路故則負薪疲病足力不強  
先王之法以翼戴其世其若甚蒙也

孟子曰孟子有疾王使人問疾孟子曰非足力之所及也  
命有負薪之憂不能朝列子曰非足力之所及也

吏之召非所克堪乞延謬恩以光清舉





文選卷第四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列  
光緒廿五年



文選卷第四十一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書上

李少卿荅蘇武書一首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一首

揚子幼報孫會宗一首





孔文舉論盛孝章書一首

朱叔元為幽州牧與彭寵書一首

陳孔璋為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

荅蘇武書一首

李少卿

子卿足下

蔡邕獨斷曰陛下者群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

及群臣庶士相與言無不閣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

足下侍者執事之屬皆此類也

幸甚幸甚

小雅曰非分遠託異國昔人所悲

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對曰所能令悲者遠赴絕國無相見期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蕭條則心傷矣

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荅慰誨勲勲有踰

骨肉陵雖不敏孝經曰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今日身之

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家語孔子曰舜之為君暢於異類王肅曰

異類四方夷狄也膏講古豆切幘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

飢渴說文曰講臂衣也漢書董君綠幘傳講注曰講形如射講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羶幘幘帳也烏孫公主

歌曰肉為食酪為漿舉自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說文

毒也廣推曰裂分也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

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杜摯笳賦序曰笳者李伯陽入西戎所作

也傳玄笳賦序曰吹葉及聲說文作葭毛詩曰駟馬牧馬吟嘯成群邊聲四起晨坐聽

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







也若六傳之景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呂氏春秋管仲謂齊侯曰平原廣域車不結軌士不

旋踵鼓之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肖不足意謂此時功難堪矣說文作戡戡勝也此句

奴既敗舉國興師劉兆穀梁注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

臨陣親自合為客主之形既不相如而去步馬之勢又甚

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初良痛決命爭首

漢書曰陵與單于連戰士卒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死傷積野餘不滿百

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

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火故切徒

爭為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

飲血血即淚也燕丹子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

賊臣教之遂便復戰賊臣謂管敢也李陵傳云軍候管敢

於兵匈奴因大進新兵陵戰蘭于山漢軍敗弓矢並盡陵

遂降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眾困於平城當此

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史記

朝執事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

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

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

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李

陵



前與蘇子卿書云陵前為子卿死之計所以然者冀其驅  
醜虜讎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  
上報厚恩下顯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  
祖考之明也

曰重耳將自殺子曰昔范蠡不殉會稽之耻曹沫不  
申生虛死子復隨之

**死三敗之辱卒**子律復勾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史記曰吳

擊越敗之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勾踐令大  
夫種行成於吳王王赦越勾踐自會稽七年撫循其士民  
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范蠡曰可矣乃發兵伐吳吳師敗  
乃請成於越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師敗吳王遂自殺又曰

曹沫者魯人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戰三北  
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  
會于柯相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  
相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  
甚矣今魯城壞墜境君其圖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  
之相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

**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漢書曰公孫敖捕得

家毋弟妻子皆伏誅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  
矣以備漢於是族陵

**下又云漢興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

**囚繫韓彭趙醢**史記曰相國蕭何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

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請吾苑遂下廷尉械  
繫之又曰高祖病有人惡樊會黨呂氏即曰上一日宮車  
晏駕則會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乃  
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氏執會詣  
長安又曰陳豨反韓信在長安欲應之舉覺呂氏使武士  
縛信斬於長安鍾室又曰彭越反高祖赦之悉處蜀道著  
青衣行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泣曰願處故昌邑后許諾  
既至白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徒蜀自遺患不如誅之令其  
舍人告越反遂夷三族黥布傳薛公曰前鼂錯受戮周魏

見辜鼂錯已見西征賦漢書曰周勃為丞相十餘月上乃  
免丞相沈國歲餘每河東尉守行縣至絳絳侯勃自  
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待兵以自衛其後人有上書告勃  
欲反下廷尉捕治之又口竇嬰景帝時吳楚反拜嬰為大



將軍七國破封嬰為魏其侯坐灌  
夫罵丞相曰甥不敬遂論嬰弃市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

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

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

誰不為之痛心哉左氏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賈誼已見鵬鳥賦漢書曰周亞夫諫上不

用因謝病免相亞夫子為父買官尚方甲婚五百被召論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乎亞夫曰所買乃葬器也何謂反

乎吏侵之益急遂入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孟子曰千

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中有命世者二子謂范

蠡曹沫也言諸侯才能者被囚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

戮不如二子之能雪耻報功也

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到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

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先將軍謂李廣也貴臣謂

衛青也漢書曰元狩四年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廣為前將軍出塞捕虜知單于所

居處乃自部精兵而令廣出東道東道迴遠廣辭曰臣結髮

而與匈奴戰願居前大將軍不聽廣意象愠怒引兵出東

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因問失道狀欲上書報天子

廣禾對大將軍長史忽責廣廣謂其麾下曰結髮與匈奴

大小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令廣

部行迴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復對

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音義鄭德曰以刀割劉為到姑鼎

切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

劍不顧流離辛苦幾切依死朔北之野漢書曰漢遣蘇武以

使留在漢者匈奴方欲使張勝許以背物與常一人夜亡

匈奴中常以告武副使張勝許以背物與常一人夜亡

告之縱王等死虞常生得匈奴使衛律其惠等屈節辱命

武曰事如此必及我衛律忍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

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以自刺衛律驚自抱

持武武氣絕半日復息乃徙武北海無人處

使皓首而歸丁年謂丁壯之年也漢書曰武留匈奴老母

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鬢髮盡白

終堂生妻去帷漢書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陵送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



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况為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尚

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日月以黃止將封諸侯各取方土直以白茅以為社論語曰道千乘之國漢書曰兵車千乘諸侯之大者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為

國漢書元始元年武至京師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無尺土之封加子之

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

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

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

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言陵無功以報漢為孤恩漢戮陵毋為負德論語曰

德不孤必有鄰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言陵忠誠能安

於死而主豈復能眷眷乎勇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

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關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邪

史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又願足下勿復望陵嗟呼功臣曰蕭何徒持文墨顯居臣上

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

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故人謂任立政大將軍霍光上

官傑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漢書曰武在匈奴時胡婦生子名通國楚辭曰賴皇

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勿以為念努力自愛老子曰聖人自愛時因北風

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 報任少卿書一首

司馬子長

漢書曰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乃與書



責以進賢之義遷報之遷死後其書稍出史記曰任安繁陽人為衛將軍後為益州刺史

太史公牛馬走

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已為太史公掌牛馮之僕自謙之辭也

遷再拜言少卿足下

如淳曰少卿任安字也曩者辱賜書教以順於

接物推賢進士為務

禮記曰儒有推賢而進意氣懃懃懇懇

懃懃懇懇之見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

曰而猶如也禮記曰不從流俗鄭玄曰流俗失俗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

風矣側聞謙辭也列子曰吾側聞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

而見尤之禮記曰與長者坐必異席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與誰語

鬱悒不通也楚辭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誰為猶為誰

曰獨鬱結其誰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誰為猶為誰欲為善當為誰為誰為猶為誰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春秋

之乎復欲誰聽之乎

曰伯牙鼓琴意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若太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洋洋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說已者容

以為世無賞音者

戰國策曰晉陽之孫豫讓事知伯知伯寵之及趙襄子殺知伯豫讓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用女為說已者容吾其報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隨隨

智氏矣

也和氏璧也由許由也夷伯夷也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黜耳

書辭宜荅點辱也往與我書書宜會東從上來又迫賤

事服虔曰從武帝還孟康曰早賤之事若煩務也如淳曰遷為中書令任職常知中書時偶有賊盜之事晉灼曰賤事家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文穎曰卒卒促遽

私事也

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夏如淳曰平

報其書今安有不測之罪在獄故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

報往日書欲使其怒以度已也

居時不肯



不可為諱李詩曰薄迫她迫當從行善是僕終已不得舒

憤懣以曉左右廣雅曰懣悶也楚辭則長逝者魂魄私恨

無窮謂任安恨不見報也請略陳固陋關然久不報幸勿為過僕聞

之脩身者智之符也符信也愛施者人之端也取與者義之

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勇士當於此而果決之立名者行之極也凡

能立志者行中之最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

之林矣故禍莫憐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所可憐者唯欲

極也所可痛者惟傷心之事而可為悲也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醜穢

謂祖也詬音垢應劭曰詬耻也說文詬或作詢火迫切禮

記儒行曰妄常以儒相詬病左氏傳宋元公曰余不忍其詬尋此二書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

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家語曰孔子居衛月餘

言者雍渠乘使孔子為次乘遊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商

好德如好色於是耻之去衛過曹此言孔子適陳未詳商

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史記商君謂趙良曰我化秦孰與

之鄙人也繆公知其賢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今

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又趙

高謂李斯曰釋此不從同子參乘衣絲變色蘇林曰趙談

禍及子孫足為寒心也同子參乘衣絲變色蘇林曰趙談

諱故曰同子漢書曰上朝東宮趙談參乘衣絲伏車前曰

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與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

下獨奈何與刀鋸餘同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才之人事有

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才之人事有

關於官豎莫不傷氣而况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

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史記履貂曰臣刀僕

賴先人緒業廣雅曰緒末也司馬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

慮莊子注曰緒餘也

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



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  
結明五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  
之又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搃旗之功下之不能  
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  
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上之四事無一遂假欲苟合取容亦  
無其所也史記蔡澤曰吳起言不苟合行不苟容嚮者僕常廁下大夫之列陪外  
廷末議臣瓚曰太史令千石故下大夫也不以此時引維綱盡  
思慮今以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闌茸之中闌茸猥賤也茸  
詰以為闌茸劣也呂忱字林曰闌茸不肖也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  
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言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燕丹子夏  
扶曰士無鄉曲之譽未可以論行也主上幸以先人之故  
使得奏薄伎服虔曰薄才也出入周衛之中周衛言宿衛周密  
宿衛之官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言人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  
已方一心營職不假修人事也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  
不肖之才力禮記曰某之子不肖應劭風俗務一心營職  
以求親媚於主上毛詩曰藹藹多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  
夫夫語助也論語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  
舍異路太公六韜書曰夫人皆有性趣舍未嘗銜盃酒接  
慇懃之餘慙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



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

家之急顏師古曰徇從也營也其素所蓄積也言其意中舊所蓄積也僕以為

有國士之風推而為士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

公家之難斯以奇矣新序昭奚恤曰使皆赴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司馬子反在此

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鄭玄周禮

注曰舉猶行也臣瓚以為媒謂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

步卒不滿五千有五千言不滿者痛之甚也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

胡地出馬故曰戎馬單于所居之處號曰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仰億萬之

師說文曰挑相呼也李奇曰挑身獨戰不須衆挑茶尹切臣瓚曰挑挑敵求戰也古謂之致師地地高故曰仰

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半平半當虜救死扶傷不給

顧野王決曰殺過半當言旃裘之君長咸震怖旃裘匈奴

陵軍殺已過半給供給也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漢書曰匈奴至

左右賢王以其善射故曰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

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子智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

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孟康曰沫音頰善曰頰

也說文曰頰洗面也季登聲類云拳或作卷此言兵日盡

沮張空拳以擊耳相寬臨鐵論口陳勝無將帥之兵師旅

之衆奮空捲而破百萬之軍何晏白起故事白起雖坑趙

卒向使預知必死則前驅空捲猶可畏也况三千萬被堅

執銳手顏師古曰讀為拳者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

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手拳也李奇曰拳者弯弓也

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史記曰陵至

下駟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



後數史杜切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

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至主上慘愴怛都

切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款款忠實之貌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

絕其分少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絕少分能得人死力

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

而報於漢張晏曰欲得相當也言欲事已無可奈何其所

摧敗功亦足以暴蒲沃切於天下矣謂摧破匈奴之兵其僕

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

以廣主上之意塞睡魚解此柴懈之辭言欲廣主上之意

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將說

下於理漢書曰初上遣貳師李廣利出今陵為助兵及陵與

為陵遊說下遷齊刑鄭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禮記子曰

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鄭玄因為誣上卒從吏議

言衆吏議以為誣上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

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

愬者此員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隤

其家聲蘇林曰家世為將有各陵降也而僕又俱之蠶室

紀曰作密室廣大如蠶室故言下蠶室衛宏漢儀以為置

者屬少府顏監云葺推也人勇切推置蠶室之中重為天

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





剖符丹書之功漢書曰漢初功臣剖符世爵又曰論功而定封訖於足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

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

俗之所輕也說文曰倡樂也左氏傳曰鮑氏假令僕伏法之固人為優杜預曰俳優也

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蛄蟻何以異螻蛄蛄也蟻蚍蜉也皆蟲之微者故以自

喻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與如也言時人以我之死又特不如能死節者言死無益也

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

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

也燕丹子荆軻謂太子曰烈士之節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者但問用之所在耳太上不辱先

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理道也其次不辱辭令

言辭令謂教令其次誣體受辱誣體謂被縲繫其次易服受辱易服謂著赭衣其

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漢書曰箠長五尺說文曰撻杖擊也箠與撻同以之笞人同謂之杖

箠楚箠楚皆杖木之名也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剔謂脫也其次毀肌膚

斷肢體受辱謂辱刑也最下腐刑極矣蘇林曰宮刑腐刑傳曰刑

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禮記文也東方朔別傳武帝問曰刑不上

大夫何朔曰刑者所以止暴亂誅不義也大夫者猛虎在天下表儀萬人法則所以共承宗廟而安社稷也

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

周禮注曰穿地為漸所以御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故有尚書曰杜乃獲斂乃穽言威為人制約漸積至此

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平聲也

臣瓚曰以為患吏刻暴雖木為吏期於不對此疾今交手

苛吏之辭也文穎曰未遇刑自殺為鮮明也

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廣雅曰榜擊也周禮



口以圓七 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七良地視徒隸則正

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

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史記曰季歷卒子昌

王也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德諸侯皆嚮之

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王制曰九州之長口伯

注曰伯 李斯相也具于五刑史記曰李斯楚上蔡人也從

長也 荀卿學帝王之術入秦秦卒

用其計二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二世立以即中

趙高之譖乃具斯五刑腰斬咸陽漢書刑法志曰漢興之

初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曰當三族者皆先劓斬左右

趾答殺之梟其首道其骨肉於市其謝謗罵詛者又斷舌

故言具刑也 淮陰王也受械於陳漢書曰韓信為楚王却下

謂刑也 人有一變告信欲反上聞患之用陳平謀偽遊雲夢信謁

上於陳高祖令武上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

良狗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信至洛陽赦彭越張敖南面

以為淮陰侯陳楚之西界也械謂桎梏也

稱孤繫獄抵罪史記曰高祖立彭越為梁王梁王稱疾上

耳高祖五年薨子敖嗣立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七年高

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曰暮自上食體甚卑有子弩之禮高

祖箕踞罵詈其慢之趙相貫高趙午說敖曰天下豪傑並

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甚恭皇帝遇王無禮請為殺之

八年上從東垣過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廁上過

欲宿心動問縣名為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遂去

貫高怨家知其謀反告之於是逮捕趙王諸反者趙午十

餘人皆自刎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為之今王實無謀

反檻車與詣長安高下獄 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

曰吾屬為之王不知也 室 史記曰絳侯周勃與陳平謀誅諸呂而立孝文後勃被

室 囚已見李陵荅蘇武書漢書音義如淳曰請室請罪之

室若今之 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 三木在項及手足

鍾下也 陵荅蘇武書周禮曰上罪桎梏而桎應劭漢書注曰在手

曰桎兩手同械曰梏在足曰桎常昭曰桎兩手合也桎音

告拳音拱 季布為朱家鉗奴 漢書曰季布楚人也為任俠

桎之栗切 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



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舍匿者罪三族布匿於濮陽  
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臣敢進計布許之迺覓鐵布衣  
褐致廣柳車中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賣之朱家心  
知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洛陽見汝陰滕公說曰季布何  
罪臣各為其主耳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滕公許灌夫受  
諾侍間果言如朱家事上乃赦布召見謝拜郎中  
**辱於居室**  
漢書灌夫字仲孺穎陰人也為太僕時坐典衛尉  
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徙為燕相及竇嬰失勢兩  
八相為引重夫過丞相田蚡蚡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  
會孺有服夫曰將軍迺肯幸臨夫安敢以為辭請語魏其侯  
張具將軍旦日蚤臨之蚡許諾夫以語嬰嬰益牛酒夜酒  
掃張具自旦侯伺至日中蚡不來夫不擇夫乃自往迎之  
蚡尚卧駕往又徐行夫益怒遂以為隙元光四年蚡取燕  
王女為夫人太后詔曰列侯宗室皆往賀嬰為壽夫行酒  
至蚡蚡半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乃噉言曰將軍貴人也  
畢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方與程不識耳語  
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賢曰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  
今日長者為壽迺效兒女曹咕聒耳語蚡謂夫曰人衆辱  
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死骨何  
知程李乎乃起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籍福起為謝

按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蚡乃麾騎縛夫置傳舍長史  
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於居室如淳曰  
百官表居室為保宮今守宮也  
**此人皆身至正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  
**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  
**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  
孫子兵法曰治  
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  
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  
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  
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  
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  
言激於義理者則不念父母顧妻子  
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  
於妻子何如哉  
言已輕妻子故反問之  
**且勇者不必死節**  
言勇烈之人不必死



於名節也造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言怯夫慕義以自立

次自裁耳言皆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甚

溺縲紲之辱哉孔安國曰縲紲墨索也且夫臧獲婢妾灼

曰臧獲敗敵所破虜為奴隸常昭曰羗人以婢為妻生子

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人男而歸婢謂之由能引决

况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

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彩不表後世也論語

而名不稱子疾沒世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

人稱焉廣雅曰叔蓋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易曰易之興也

邪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邪史記本紀曰崇侯諧西伯於

囚西伯於羗里西伯演湯之八卦為六十四地地理志曰

引之仲尼厄而作春秋史記孔子曰吾道不行矣何以自

也見於後世乃約魯史而作春秋

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史記曰屈原名平楚之同姓為楚懷

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心害其能懷王使原為憲令原

草葉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

原為令衆莫不知每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左立失

明厥有國語漢書曰國語左丘孫子臆脚兵法脩列史記

臆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事魏惠王自以為能不及臆乃陰

使人召臆臆至涓恐其賢於已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

之欲隱勿見齊使者田忌善客待之於是田忌進孫子於

威王威王問兵法而師之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

孫子為師居輜車中主為計謀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

齊戰於桂陵不常遷蜀世傳呂覽史記曰呂不韋大賈人

大破魏軍莊襄王即位三年薨



太子正立為王尊不常為相國號仲父當是時魏有信陵  
楚有春申趙有平原齊有孟嘗皆下士嘉賓以相傾呂不  
常以秦之強大受其辱遇之乃致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  
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於天下不韋乃使其客八人  
著所聞集論為八覽十二紀三十餘萬言以為備天下之  
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  
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與千金及始皇帝壯太后  
通不常恐禍及已私求嫪毐為舍人許令以腐罪告之遂  
得侍太后與太后通九手人告嫪毐實非宦者下吏治之  
得情實事連相國秦王恐其為變乃賜不常書曰君何功  
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  
韓非囚秦說難  
孤憤史記曰韓非者韓之公子也見韓稍弱以書諫王王  
不能用非心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  
變故作孤憤五蠹說難十餘萬言秦王悅之見孤憤五蠹之書  
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所著  
書秦因急攻韓韓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  
賈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  
不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  
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使

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詩三百篇大  
赦而非已死矣說難孤憤韓子之篇名也  
底賢聖發憤之所為切偽作也論語曰詩三百孔安國曰篇  
之論語曰詩三百孔安國曰篇  
璞曰此人皆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采者言  
音指述往前行事思今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  
將來人知已之志  
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空文謂文章僕竊  
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論語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網羅  
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  
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  
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  
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已就極刑



而無愠色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

其人謂與已同志者也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

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

負累之下未易可居論語曰君子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

里所戮笑以污鳥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

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

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莊子曰哀公問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佗去寡人而行寡

人恤焉若有亡也庚桑子曰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不知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

背羶衣也身直為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於深藏岩穴邪故

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鸞子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謂之

狂惡不改者謂之惑夫狂與惑者聖人之戒也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

與僕私心刺力割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如淳曰曼

美也戰國策蘇秦曰夫從人飾辯曼辭高生之節行曼音萬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

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

拜

### 報孫會宗書一首

楊子幼漢書云楊惲字子幼華陰人以太能稱譽為常侍騎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坐事

免為庶人惲見已失爵位遂即歸家閑居自治產業起室以財自娛歲餘友人安定太守

西河孫會宗與惲書誠諫之言大臣廢退當杜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

有稱舉惲乃作此書報之



憚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

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包氏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也底

致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

漢書曰反憚先聞知霍氏伏誅憚封為平通侯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矇

賜書教督以所不及爾雅曰督正也愆懃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

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猥猶曲也言鄙陋之愚心則若

逆指而文過言逆會宗之指自文飾已之過論語子曰小人

也默而自守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論語曰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

志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憚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

十人二千石皆得乘朱輪位在列卿爵為通侯摠領從官應劭曰舊

武帝諱故為通言其功德通於王室也從天子侍從也與文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

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群僚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

負竊位素飭之責久矣論語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

君子子兮不素飭兮懷祿貪勢不能自退曾子曰君子不安遂遭變

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口語即戴長樂所告也

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單尉北單尉以當此之時自

以夷滅不足以塞責史記司馬欣謂章邯曰趙豈得全其

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伏惟

聖王之恩不可勝量君子遊道樂以忘憂史記曰陳平遊

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楚辭曰與波上下竊自念過已

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勸力



耕桑

國語曰勸

灌園治產以給公上

蘇林漢書注曰不意

充縣官之賦歛

當復用此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

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

終謂終沒也既盡也張晏漢書注曰喪不過三年臣見放

逐降居三

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

漢書曰秦

繆公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也風俗通禮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故改為臘

烹羊炮羔

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琴奴婢

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

應劭漢書注曰缶瓦器也秦人

擊之以節歌李斯上書曰擊甕扣缶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聲也

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

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

張晏漢書注曰山高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朝廷荒亂也

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者真直之物零落在野喻已見放棄也箕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臣瓚按田彼南

山蕪穢不治言於王朝而遇民亂也種一頃豆落而為箕雖盡忠効節徒勞而無獲也

人生行樂耳

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

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

之利

什一謂十中之一也尚書大傳曰王者十一而稅

此賈豎之事污辱之

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

言處下流為衆惡毀所舉

不寒而慄

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

楚辭曰世從容而變化隨風靡

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

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

漢書董仲舒對策曰

夫皇皇求財初常恐匱乏者庶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人者大夫之意也

故道不同不相

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

論語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言今我親行賈豎之事安得責我卿大夫之制手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與有段干

木田子方之遺風史記李克謂翟璜曰魏成子東得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

凜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謂去臨安

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毛詩曰文王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鄭玄曰昆夷

也西戎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言豈隨懷安貪鄙之俗而移人性之本者哉

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

### 論盛孝章書一首

孔文舉與魏太祖虞預會稽典錄曰盛憲字孝章魏量雅偉舉孝廉補尚書節遷吳郡

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憂不

免禍乃與曹公書由是徵為都尉詔命未至果為權所害子匡奔魏位至征東司馬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國語文姜曰日月不居人誰不安五

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公謂曹操言公年始滿五十融過於

也二歲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有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

於孫氏妻孥湮沒孫氏已見上文毛詩曰樂爾妻孥孔安國尚書大傳曰孥子也單子獨

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求年矣春秋傳曰

諸侯有相滅亡者相公不能救則相公耻之公羊傳曰刑

狄滅也曷為不言狄滅之為相公諱也曷為為相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相公不能救則

耻之相公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

免於幽繫命不期於旦夕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

穆所以絕交也論語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吾祖即謂孔子也後漢朱穆感世澆薄莫尚敦厚著



絕交論之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左氏傳晉行人子負對鄭王子

伯駢曰君有楚命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漢書廣武君曰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

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

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嘆九牧猶九州也左氏傳王孫滿曰貢金九牧

孫卿子曰文王鑒於殷紂此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

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戰國策郭隗謂燕昭王曰臣聞古

得於是遣使者賞千金之貨將市於他國求至而千里之

馬已死使者乃以五百金買死馬之首以歸其君大怒曰

所求者本不市死馬何故損金市死馬乎將誅之使者對

曰死馬尚市之况生者乎天下必知君之好也馬將至矣

於是羣年而千馬惟公臣復漢室宗社特絕又能正之正之

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蹊胡定切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賢

公羊傳曰魯人况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王隱晉書信

至今以為美談命上為相國又景紀曰天子策上為相翼輔魏室以綏天

下朝無闕政民無謗言南都賦曰朝無闕政風烈昭宣左

以復霸也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

羗戎東馳迴首內向王隱晉書文紀曰姜維出隴右上帥

地郡有靈州縣金城郡有榆中縣李陵書曰遠聽之臣望

風馳命爾雅曰震懼也長揚賦曰靡節西征羗焚東馳封

禪文曰昆蟲聞澤回首面內劇東誅叛逆全軍獨剋禽隘

秦羨新曰迴首內響喁喁如也閻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之涉三越

王隱晉書文紀曰諸葛誕反上親臨西園四面並攻須臾

陷潰斬送誕首魏志曰誕閉城自守遣小子覲至吳請救



之闔閭吳王也以此孫權爾雅曰懼也郭璞曰宇內康

寧苛慮不作過秦論曰苞舉宇內尚書五福三曰康寧左

盜賊伏隱也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

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光宅顯茲

太原毛詩曰率由舊章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明公宜承聖旨受茲介福允

當天人易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左氏傳楚子曰軍志云允當即歸元功盛勳光光如

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內外協同靡僭靡遠由斯征伐則

可朝服濟江掃除吳會國語曰濟教大成定三革隱五乃

西塞江源望祀岷山漢書曰江水祀蜀塞特牲赤牛犢

迴戈弭節以麾天下賦曰

賦曰

賦曰

賦曰

賦曰

賦曰

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滅族之計乎朝廷之於伯

通蔡邕獨斷云朝廷者不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

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漢書大司農田延年謂

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食左氏宣公二年傳曰初趙宣子

食三日矣請以遺使盡之而為之霍光曰將軍為國柱石

今近矣請以遺使盡之而為之霍光曰將軍為國柱石

今近矣請以遺使盡之而為之霍光曰將軍為國柱石



靈公比以趙盾驟諫伏甲將攻殺之靈輒乃倒戟以禦之  
又戰國策曰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荷戈而從之  
中山君顧二人曰子何為者對曰昔臣之父嘗餓且死君  
捨食以哺臣父臣之父且死曰中山君有事汝必赴之是  
以今來死君之難中山君曰以一杯羹豈有身帶三綬職  
而亡國以一食而獲二死士媵母未詳  
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  
三綬者古兼官者一官一綬范曄後漢書曰更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承制得專拜二千石以下鴻至薊以寵鄉閭故人相見大喜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世祖又以書招寵寵乃發步騎三千人歸世祖世祖承制封建忠侯賜號大將軍  
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卧念之何以爲心引鏡窺景何以施眉目舉厝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象鷗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

伯通與耿俠遊

范曄後漢書曰夫漢說寵從世祖會上谷太守耿况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歸

世祖子曰况字俠遊

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讓屢有降挹之言

蒼頡篇曰挹損也

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孔安國尚書傳曰自功曰伐往

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群豕皆白

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高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白頭豕未

詳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張晏漢書注曰齊燕楚韓趙魏六國之時其勢各

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

天下幾里列郡幾城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區區言小也公羊傳

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此猶河濱之民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

知量也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喻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



不知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

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嬌婦之失計外信

讒邪之諛言東觀漢記曰浮客奏龍上徵之寵既自疑其妻勸寵無應徵今漁陽大郡兵馬衆多奈何

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信長為群后惡法求為功

臣鑒成豈不誤哉戒本云未為羣后惡法今檢范曄後漢書有此一句然東觀漢記亦載此書大意雖同辭旨全別蓋錄

事者取舍有詳略矣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疑

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讎

者所快范曄後漢書曰龍齊獨在便室蒼頭于密等三人因寵則寐共縛着牀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

昏夜後解龍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遣子密等至于后蘭姆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書成即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關封為不義侯

### 為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

魏志曰曹洪字子庶太祖從弟

陳孔璋陳琳集曰琳為曹洪與文帝書文帝集序曰上平定漢中族父都護還書與余

盛稱彼方土地刑勢觀其辭如陳琳所叙為也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多意奢說事頗過其實得

九月二十日書得文帝書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琳作

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為念欲遠以為歡故自竭老夫之思

左氏傳趙孟曰懼辭多不可一二粗舉大綱以當談笑漢中

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左氏傳司馬侯曰四嶽三塗九州之險也

杜預曰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

一人揮戟萬人不得進漢書朱買臣曰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而我軍過之



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

漢書韓安國曰強弩之末力不能穿魯縞音義

曰縞曲阜之地俗善作之既皆輕細

未足以喻其易雖云

王者之師有征無戰

漢書淮南王安尚書曰臣聞天故唐子之兵有征無戰言莫之敢技

虞之世蠻夷猾夏

尚書舜典曰咎繇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周宣之盛亦讎大

邦毛詩曰蠢爾蠻荆大邦為讎

詩書歡載言其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

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為中才處之殆難倉卒

司馬遷報任少

卿書曰夫中才之人

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叙王師曠

蕩之德豈不信然

文帝吞洪書曰今魯包凶邪之心肆蠱惑之政天兵神討師徒無暴樵牧不臨

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斃

尚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不率汝徂征又曰啓與有扈戰

于野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

左氏傳闕廉曰師克在和不在

昔鬼方聾昧崇虎讒凶殷

辛暴靈三者皆下科也

三科之中此然高宗有三年之征

文王有退脩之軍

周易曰高宗之伐鬼方三年克之左氏傳曰子魚言於未公曰文王聞崇德亂

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而脩德復伐之因壘而降尚書然曰惟十有一年武王克殷又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

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

尚書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焉有星流景

集飈奪靈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

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

長驅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

彼張魯也下愚指鬼方等則中才之守

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

若中才守之則不可得也而來示乃以為

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毫

力而猶無所救竊又疑焉

洪書曰今魯罪兼苗桀惡稔厲莽縱使宋翟妙機械何者之巧田單騁奔牛之誑孫吳勒八陣之變猶無益也



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

武王還師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

師聞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於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伐

竒在虞晉不加戎左氏傳曰虢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

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虢之謂乎弗聽宮之竒

在強楚挫謀左氏傳曰楚王侵隨使少師董成鬪伯比

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漢東之國隨為大隨

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

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縈帶為垣高不可登折

箸為械堅不可入墨子曰公輸為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

般之攻城械盡子墨子之守圍有餘公輸般出而曰吾知

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意所以距我者

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三百人已

持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若乃距陽平據石

門周地圖記曰襄谷西有古陽平關劉據八陣之列騁奔

牛之擁雜兵書曰八陣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牡陣四

行陣史記曰田單為將軍破燕城時以千餘牛為絳繒衣

十允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夜

大驚牛尾炬火光明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

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

大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叛燕歸田焉肯土崩

單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焉肯土崩

魚爛哉漢書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公羊

傳曰其言梁亡何自亡也魚爛而亡何休注曰魚



爛自發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

拔即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

前聞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及是懼禮記檀弓曰我未之前聞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

之區孟子淳于髡曰昔王豹處於淇而西河善謳絲駒處高唐而齊右善歌按此文當過高唐者效綿駒之歌

但文人誤遊睢息惟渙者學藻績之綵陳留記曰襄邑渙水出其南睢水經其北

傳云睢渙之間出文章故其黼黻間自入益部仰司馬揚

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司馬相如揚雄王褒也墨子曰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為仁猶跛以為長偃以故頗

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為倩七靖人傳曰原

遊學詣孫崧崧曰君以鄭君而舍之以鄭君為東家丘是何

丘也原曰君以鄭君為東家丘以僕為西家愚夫邪

言歟夫駉驥垂耳於林垆雅曰野原曰驥垂兩耳服鹽車角

鴻雀戢翼於汙池周禮有牧田鴻雀鳥之通稱也毛詩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列子揚朱謂梁王

不集汗池曰鴻鴈高飛藝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鳥外廢之下乘也

殺梁傳晉荀息曰君何不以此屈產之乘借道乎公及整蘭

筋相馬經云一筋從玄中出謂之蘭又玄揮勁陵厲清浮

顧盼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駮哉爾雅曰晨風鷓

也毛詩曰隰有六駮毛萇恐猶未信立言必大噱也洪白

曰駮如馬倨牙食虎豹孟康漢書注曰立空也此雖假孔子名而實以空為戲也

或無立言二字漢書曰趙季諸侍中皆談笑大噱說文曰噱大

文選卷第四十一







文選

道光辛巳重訂

棟蓀堂珍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選卷第四十二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書中

阮元瑜為曹公作書與孫權一首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一首

與吳質書一首





與鍾大理書一首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一首

與吳季重書一首

吳季重答東阿王書一首

應休璉與滿公琰書一首

與侍郎曹長思書一首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一首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一首

為曹公作書與孫權一首

吳書曰孫策初與魏武俱事漢薨周瑜魯肅諫權曰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眾兵精糧多何區區而受制於人也權遂據江東西連蜀漢

與劉備和親故事漢也與權望得來同事漢也

阮元瑜

魏志曰阮瑀字元瑜宏才卓逸不羣於俗太祖為司空召為軍謀祭酒又管記室書檄多稱所作又轉丞相倉曹屬卒文章志曰陳留人也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

情已深

爾雅曰婿之父曰姻婦之父曰婚毛詩箋曰重婚曰媾吳志曰策奔江東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為子章取貴女皆禮辟策弟權翊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茂才 違異之限中

間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

侵辱或起瑕豐心忿意危用成大變心既忿恨若韓信傷意不自安

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

漢書曰高祖徙信為楚王後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畏其能稱疾不朝由此日怨陳豨反高祖自將往信陰使人之豨所而與家臣謀夜許赦諸官徒奴欲發法襲呂后太子范







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為悔人之情也戰國策蘇

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尸不為牛從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從也夫以大王之賢

也挾疆韓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曰寡人雖死其不事秦廷叔堅戰國策注曰尸雞

中主也從牛子也從或為後非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楚辭曰竊悲

盛宋均詩綿注曰緒業也既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

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

結豐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周易曰推而行之存乎通孤

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

類家語注曰異類夷狄也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接生

隙漢書谷永曰因而生隙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為老夫苞藏禍心

陰有鄭武取胡之詐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矣是懼焉能恤遠又曰楚公子圍聘于鄭鄭使行

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乃苞藏禍心以圖之韓子曰昔者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君以娛其意因而問於羣

臣曰吾所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胡君聞之以鄭親

已遂不備鄭鄭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人襲胡取之也

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小事忿恨前好謂婚姻二族俱榮流祚後

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

遭離疫氣燒舡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

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

敗也赤壁地名在荆州下吳志曰曹公臨荆州推遣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劉備俱進遇於赤壁大

破曹公軍燒其餘舡引退士卒飢疫死者大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公遂北還留曹仁於江陵瑜仁相守歲餘所殺



傷甚眾走荆土本非已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言荆州之

分今盡以與君實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列子孟孫陽

冀取其餘地耳謂禽子曰有

不復遠之言我尚冀君之餘地何必高帝設爵以延田橫

光武指河而誓朱紉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漢書高帝

橫攻彭越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久為

亂遣使赦橫曰橫末大者王小者侯謝承後漢書曰光武

為胡殷所反害今公誰為守乎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

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耳彭還白上上謂彭復往明曉之

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上指水曰

河水在此吾不食言是以至情願聞德音姜德音不忘往年在譙

新造舟舡取足自載以至九江貴欲觀湖濼之形定江濱

之民耳魏志曰建安十四年二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

權所略徵令內移轉相警備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十餘

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唯有皖城裴松之吳志

注曰濼非有深入攻戰之計將恐議者大為已榮左氏傳

安人之亂以為已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然智

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金匱曰明者見於

無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禽漢

伍被謂淮南王曰昔伍子胥諫吳王曰臣今見麋鹿遊姑

蘇之臺也越絕書曰姑蘇臺名夫差所造高見三百里戰

國策曰智伯與韓魏圍趙於晉陽張孟談陰見韓魏之君

遣人入晉陽智果見二君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變必肯

君矣不如殺之智伯曰不可智果見言之不聽出便易姓

為輔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漢書曰穆

氏生不嗜酒



楚王戊常設醴後忘設焉後生退曰可以逝矣遂謝病去  
後戊乃與吳王通謀遂應吳王反又曰鄒陽仕吳吳王有  
邪謀陽奏書諫吳王王遊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  
不納去之梁從孝王遊

以微知著耳范子計然曰見微知著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

相計土地豈勢火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

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

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為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夏

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左氏傳曰越子伐吳

而陳越子為左右勾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

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

敗之漢書曰韓信為左丞相進擊魏王豹魏王豹盛兵蒲

坂塞臨晉信迺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至於臨晉而伏兵從

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

豹驚張兵迎信遂窮豹而歸

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威重迫脅敵人然有

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

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

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漢書曰淮南王安謀反

圖部署兵隗囂納王元之言范曄後漢書曰隗囂字季孟

所從出入招聚其眾自稱西州上將軍遣子恂詣關囂將王元說囂

曰天水完富天下士馬最強元請一九記東封函谷此萬

世一時也彭寵受親吏之計彭寵已見未三夫不寤

終為世笑梁王不受詭勝實融斥逐張玄二賢既覺福亦

隨之願君少留意焉漢書曰梁孝王怨袁盎迺與羊勝公

孫逐賊果梁使之遣使覆案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

後宮韓安國泣諫王王乃今出之勝詭皆自殺梁王使韓



安國因長公主謝上怒稍解范曄後漢書曰實驛字周公  
扶風人也行西河五大郡大將軍事遙聞光武即位心欲  
東向隗囂使辯士張玄遊說西河曰今各據土宇與隴蜀  
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融召豪傑計議遂決策東  
向奉書獻馬光武賜融璽綬為涼州牧封安豐侯後遷大司空  
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  
吳志曰張昭字子布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  
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  
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  
倖婉彼二人不忍加罪婉猶親愛也二所謂小人之仁大  
仁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為此也韓子曰行小惠則大忠之  
賊也班固漢書贊曰大雅  
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  
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史記曰王溫舒徙諸名禍得但  
吏與從事廣雅曰從行也

禽劉備亦足為效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荆楊諸將並得  
降者皆言交州為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吳志曰孫  
輔字國儀  
假節交州刺史遣使與曹公相聞事覺權幽繫之數歲卒  
又曰劉繇字正禮避亂淮浦詔遣為揚州刺史繇不敢之  
州遂南保豫章疫旱並行人兵損減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  
言未以為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為  
左氏傳曰秦飢使乞糶于晉晉人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  
弗與慶鄭曰昔施無親幸災不仁  
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  
貴是故按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左氏傳  
曰晉樂  
書伐鄭鄭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願仁君及孤虚心回意以  
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毛詩曰袞職有闕  
仲山甫補之周易



曰牽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勗之而已

與朝歌令吳質書一首

典略曰質為朝歌長大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

與質書漢書曰魏郡有朝歌縣

### 魏文帝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

爾雅曰恙憂也

塗路雖局官守有限

爾雅曰局近孟子曰吾聞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

願言之懷良不可任

毛詩曰願言思子杜

預左氏傳注曰任當也

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

日南皮之遊

漢書渤海郡有南皮縣

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

氏

莊子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為父矣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

彈碁間

設終以六博

藝經曰碁正彈法二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先列碁相當更先控三彈不得各去控一碁

先補角世說曰彈碁出魏宮大體以中角拂碁子也

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

旅食南館

儀禮曰尊士旅食于門鄭玄注曰旅衆也士衆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

浮甘瓜

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

遊後園輿輪徐動叅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

來愴然傷懷

列女傳陶谷子妻曰樂極必哀莊子仲尼曰樂未畢哀又繼之

余顧而言斯

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為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

逝化為異物

司馬遷答任少卿書則長逝者魂鬼私恨無窮鵬鳥賦曰化為異物又何足患莊子曰假

於異物託於同體郭象曰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

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

蕤賓紀時景風扇物

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易通卦驗曰夏至則景風至天氣和

暖眾果具繁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



託乘於後車

毛詩曰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

何

毛詩曰道之云遠我勞如何

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

老子曰聖不自愛

與吳質書一首

典略曰初徐幹劉楨應瑒阮瑀陳琳王粲等與質並見交於太子二

十二年魏大疫諸人多死故太子與質書

魏文帝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

行猶也三年不見

東山猶嘆其遠況及過之思何可支

毛詩曰我祖東山滔滔不歸自我不見于

今三年杜預左氏傳注曰不支不能相支持也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

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

遊處行則連興止則接席何曾湏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

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

楊惲報孫會宗書曰酒後耳熱仰天撫缶當此

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

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

廣雅曰撰

定也都凡也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

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

名節自立

尚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

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

論語子曰文質彬彬然

周曰身材高妙懷質抱真老子曰少私寡欲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

箕山下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



此子為不朽矣

文章志曰徐幹字偉長北海人太祖召以

書二十篇號曰中論司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

論語曰斐然成章又曰述而不作

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

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技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

楚辭曰孤

行吟而

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適耳

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

言其詩之善者時人不能遂也

元瑜書記翻

翩致足樂也仲宣續自善於辭賦

言仲宣最少續彼衆賢自善於辭賦也續或為

獨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

典論論文曰文以氣為主氣至之清濁有體弱謂之體弱也

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

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

呂氏春秋曰子期死伯牙乃破琴絕絃禮

記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諸子但

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儔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

畏來者難誣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

論語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

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

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

中十歲所更非一

東觀漢記光武賜隗囂書曰吾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狀浮語虛

耳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

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

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文子曰百星之

明不如一月之光賈子曰主之與臣若日月之與星也

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求不

復得為昔日遊也少壯貴當努力

古詩曰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年一



過往何可攀援莊子北海若曰年不可攀時古人思炳燭

夜遊良有以也古詩曰晝短若夜長何頃何以自娛頗復

有所述造否東望於邑裁書叙心楚辭曰長呼丕白

與鍾大理書一首魏志曰鍾繇字元常魏國初建

太子在孟津聞繇有玉珽欲得之而難公索使臨淄侯轉因人說之繇即送之太子與繇

書

### 魏文帝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禮記孔子曰君子比

珪如璋晉之垂棘魯之璆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垂棘見

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璆璠歛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宋有結綠楚有和璞此二者而為天下之名器也價

越萬金貴重都城尹文子曰魏有田父耕于野得王徑尺

魏王魏王召王工相之玉工賀曰敢賀大王得天下之寶

臣所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三城之寶

聊可一觀魏王立賜獻者有稱疇昔流聲將來孔子家語

齊是以垂棘出晉虞號雙禽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

以伐虢虞公許之官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和璧入秦相

如抗節孝經援神契曰抗竊見玉書稱美玉白如截肪黑

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王逸正部論曰或問玉符曰

勝黑如純漆五之符也通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

手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毛詩曰高山仰然四寶

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也求之曠年不遇厥真私願



不果飢渴未副

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孔叢子近日南

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抃會

說文曰抃拊手

也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

未敢作書

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

茂

荀氏家傳曰荀宏字仲茂為太子文學

時從容喻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

稱

周稱謂也

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

鄴城

太子在孟津也李陵詩曰繩窮匣開爛然滿目

延篤與李文德書曰

吾誦伏犧氏之易煥芳爛兮其滿目猥以蒙鄙之姿得覩希世之寶不煩一

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

奪之誑

史記曰趙惠文王得和氏之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使相如奉璧

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秦王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之王授相如相如持璧

倚柱怒髮上衝冠曰觀大王無償請城色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嘉賦益映

敢不欽承謹奉賦一篇以讚揚麗質玉白

與揚德祖書一首

典畧曰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意投脩數與脩書論諸才人優劣

曹子建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章迄

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

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

仲宣在荊州故曰漢南孔璋廣陵人在冀州表紹紀

室岐曰河朔仲長子昌言曰清如水碧潔如霜露輕賤世俗高立獨步此士之次也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

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

除偉長居北海郡禹貢之青州也故云青



土公幹東平寧陽人也寧陽邊齊故云海德璉發跡於北  
魏足下高視於上京  
德璉南頓人也近許都故曰上京當此之

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

淮南子曰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傳而塗之後蛇於大江中銜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珠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文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頃

王使玉人治其璞而得寶

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

吾王謂操也崔寔本論曰舉彌夫之網以羅海內之雄淮

一舉千里

韓詩外傳蓋胥曰鴻鵠一舉千里所侍者六翮爾以孔璋之才不閑於

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

也

東觀漢記曰馬援誠子嚴書曰效杜季良而不前有書

也

戊階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

鍾子伯牙善鼓琴吾亦不能忘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

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

定

荀子曰有人道我善者是吾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

潤飾之

論語曰行人子羽脩飾僕自以才不過

辭不為也

若人謂敬禮也論語子謂子賤君敬禮謂僕躬

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

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羨談

公羊傳曰魯人昔尼父之文辭

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

禮記曰

曰嗚呼尼父史記曰孔子文辭有可與共辭過此而言不病

者至于春秋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過此而言不病



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于戀切

緒張本戰國策曰晉平公得南威三日不聽朝遂推有龍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國者爾雅曰美女為媛

泉之利乃可以議其斷丁段割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韓

馬水擊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摯虞文章志曰劉表子

而好詆丁禮訶呼歌文章拮居綺據之石利病說文

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皆紫五霸於稷下一

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魯連子曰齊之辯者

議於稷下毀五帝罪三王一且而服千人有徐劫弟子曰

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息乎毛萇詩傳人各有好尚

蘭昌待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喻人

章愛好不同也呂氏春秋曰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

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

可同哉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漢書今往僕少小所

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

風雅漢書曰竊作頌一篇以當野人擊轅之歌班固集曰擊

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我此一通同辭賦小道

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漢書曰楊雄奏羽獵賦

吾雖德薄位為也東方朔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

番侯猶庶幾勗力上國流惠下民國語曰勗力一心四子



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尚書王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德可刻金石豈徒以翰墨為勲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

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班固漢書

曰有良史之才其文直其事該不虛美不定仁義之衷成

一家之言司馬遷書通古今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

之於同好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尚書非

要一召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待惠子之知

我也張平子書曰其言之知我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與吳季重書一首典畧曰質出為朝歌

曹子建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為密坐曹大家歌器頌

座雖燕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毛詩曰

若夫傷酌陵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

虎視鷹揚已見上文足下謂季重也鳳以喻文也虎以喻

鳥名曰鳳飲食自歌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

右眄謂若無人豈非君子壯志哉史記曰荆軻與高漸離

無過屠門而大嚼疾躍雖不得肉貴且快意桓子新論曰

則出門向西而笑知肉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為肉傾東

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梓以為箏尚書

土夢作又孔安國曰雲夢之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莊



淳芒謂苑風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取之而不竭淮南子曰今夫雷水足以溢壺溢而江河不能實漏卮

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矐靈急節

楚辭曰角宿未旦矐靈也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左氏

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

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思欲抑六龍之首頌羲和之

轡楚辭曰貫鴻濛以東竭兮維六龍折若木之華閉濛記

之谷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伴玉逸曰若

辭曰出自陽天路高邈良久無緣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

也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擘若春榮瀏

若清風峇賓戲曰摘藻如春華毛詩曰吉甫作申詠反覆

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謂治

歌可令憲許記事小吏諷而誦之周禮曰調誦言語鄭玄

誦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論語子曰

病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言驥

氏以希為貴今若家有千里人懷盈尺即驥及和氏寧得

珍貴乎呂氏春秋曰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曰千里也淮南

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韓子曰楚人夫君子而不

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為過朝歌

而迴車乎足下好伎值墨翟迴車之懸想足下助我張目

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

不求而得者也法言曰學者所以求為君子求而不且改



轍易行非良樂之御

呂氏春秋曰古之善相馬者若趙之伯樂尤盡其妙也左氏傳

曰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將戰郵

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

戰國策曰趙告謂趙王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勸史記曰循吏楚有孫叔敖鄭有子產而二國

俱治是不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

數相聞曹植白

植集此書別題云夫為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程自不好伎何

謂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今本以墨程之好伎置和氏無貴矣之

下蓋昭明移之與季重之書相應耳

### 荅東阿王書一首

吳季重

質自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

之綢繆乎夫登東嶽者然後知衆山之灑也奉至尊者

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

法言曰觀書者譬如觀山升東嶽而知衆山之灑也况介丘乎下句

蓋季仲自况也

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

尚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

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

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毛萇曰龍寵也孔叢子子產問子

順曰臣匱於財聞猗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荅曰然我知之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

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之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特於是乃適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

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

故曰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

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

武闕解朝曰未央宮北有玄

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

楚辭曰坐堂既威儀



虧替言辭漏潔思列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穎

之才史記曰秦之圍邯鄲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士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

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讚於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

俗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在左右未有所稱誦是

先生無所有也毛遂曰臣今日請處囊中耳使深蒙薛公

遂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

折節之禮而無馮諼切三窟之效漢書曰淮南王折節下士戰國策曰齊人

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

嘗君曰諾孟嘗君問門下諸客誰習會計能為文收債於

薛者乎馮諼曰能於是約車促裝單衣載契而辭問曰收

債畢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矯

命以債賜諸人因燒其券人稱萬歲長驅到齊孟嘗君見

之曰何市而反曰竊計君家無不有所以驅到齊者義爾為君

市義孟嘗君不悅後有毀孟嘗君於潛王孟嘗君就國于

薛未至百里老幼迎於道中孟嘗君顧馮諼曰先生為文

市義乃今見矣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免其死耳今君有一

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三窟孟嘗君乃與車五十

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梁惠王聘孟嘗君齊王聞之君臣

恐懼使太傅謝孟嘗君曰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

民馮諼謂孟嘗君曰三窟已就請君高枕為樂矣屢獲信

成還謂孟嘗君曰三窟已就請君高枕為樂矣屢獲信

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史記曰魏公子置酒大

左自迎夷門侯生攝衣冠直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

觀公子執轡愈恭侯生謂公子曰今日贏之為公子

亦足矣市人皆以贏為小人也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

於曾臆懷眷而情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傾海為酒

并山為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

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封禪書曰天下之壯觀周

乎若質之志實在所天左氏傳歲尹克思授印釋黻朝夕

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仲父仲尼也對清酌

老氏老子也對清酌



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又曰嘉肴脾臠使西施出帷嫫

毋侍側越絕書曰越王乃飾美女西施使大夫種獻之於

侍王逸曰嫫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周易曰日新

詩曰既明且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箏發徽二八迭

奏楚辭曰挾秦箏而彈徽墳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

舞賦曰耀華屋而嬉洞耳嘈嘈於無聞情踴躍於鞍馬謂

可比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家語曰

陳陳惠公賔之有隼集庭而死楛矢貫之惠公使使如孔

子之館問之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以分大姬配虞

各鏃也胡公而封諸陳王肅曰肅慎北夷國名也楛木名也箭

乎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也漢書

辭宗賦頌之首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平鄭七

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為美談左氏傳曰趙武與諸侯大夫

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詩以卒君賦

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詩以卒君賦

命又所答賦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尚書曰至于

更之有乎夫莫肯夙夜重惠苦言訓以政事史記衛鞅

疾也也并言側隱之恩形乎文墨謝承後漢書曰甄豐墨子迴

軍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淮南子曰曾子至孝

不過勝母里墨子非



樂不入朝歌鄒陽上書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儒

歌墨子迴車毛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式作或者非儒

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左氏傳伍員曰少康有衆

一旅杜預曰一旅伍百人也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司馬法曰六尺曰步禮記曰堂上接

武鄭玄注曰武跡也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今處此而求

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後猴之勢而望

其巧捷之能者也淮南子曰兩絆驥而求其致千里置後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

能也不勝見恤謹附遣白答不敢繁辭吳質白

與滿公琰書一首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滿寵子炳字公琰為列部司馬

應休璉公琰前日曾過休璉至明日欲遣書謝

璉白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受

眷於逆旅無以過也夷門侯嬴也已見吳季重答東阿王書史記曰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

薛公藏於賣漿家魏公子欲見之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遊甚歡左氏傳荀息曰今纒

為不道保於逆旅外嘉即君謙下之德內幸頑才見誠知已歡欣

踴躍情有無量是以奔騁御僕宣命周求陽晝喻於詹何

揚情說於范武說苑曰宓子賤將適單父陽晝謂子賤曰

錯餌迎而吸之者揚鱗也其為魚味薄不美若亡若存若食若不食者魴其為魚博而厚味子賤至單父冠蓋迎之

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詹何楚人所謂揚鱗者也乃請耆老尊賢與之共化列子曰詹何楚人也以獨壘為綸芒針為鉤荆

棘為竿剖粒為餌而引盈車之魚韓子曰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懸幟甚高然而不售酒酸

怪其故而不售其所知問長者楊倩曰汝狗猛曰狗猛則酒美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携壺甕而往酤狗



迎而欲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也夫國亦然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輔萬乘之主大臣為猛狗迎而齧之人士之所

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故使鮮魚出於潛淵芳旨發自幽

巷繁俎綺錯羽爵飛騰楚辭曰瑤漿蜜勺實羽觴兮漢書音義曰羽觴作生爵形儀禮曰請

滕爵鄭玄曰今牙曠高徽義渠哀激列子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侍於晉

侯杜預曰師曠晉樂太師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徽戰國策曰義渠君之魏高誘曰義渠西戎國名也

其樂當此之時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未聞

漢書曰灌夫字仲孺夫常有姊服過丞相田蚡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臨

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辭又曰陳遵字孟公嗜酒好賓客每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

遵值其方飲刺史侯遵密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白曰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毋迺令刺史從後閣出去徒恨

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宣展漢書曰諸博士共持酒肉勞王

式江翁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服處

曰大戴禮篇客欲去歌之文穎曰其辭曰追惟耿介迄于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

明發楚辭曰獨耿介而不寐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

復有漳渠之會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即老子也詩

即率彼曠野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

穉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淮南子曰許諸子瑕請飲莊王許諸子瑕

具於京臺莊王不往曰吾聞京臺者南望獵山北臨方皇左江右淮其樂忘歸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

流而不能自反高誘曰京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何休公羊傳注曰適

臺高臺也方皇大澤也也遇不獲侍坐良增邑邑邑邑不樂也因曰不悉璩白

### 與侍郎曹長思書一首



應休璉

璉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闈閣有匪存

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毛詩曰叔于田巷無居人又曰出其闈閣有女如荼又曰雖則

如雲匪我思存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魏志

肅字子雍黃初中為散騎黃門侍郎滅榮緒晉書曰何曾字穎考陳國人也曾弱冠累遷散騎侍郎給事黃門郎東

觀漢記梁商上書曰猥復超起宿皆鷹揚虎視有萬里之

望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復斂翼於故枝相子新論曰昔顏淵

有高妙次聖之才聞一知十塊然獨處有離群之志淮南子曰卓然獨

子夏曰吾離群索居亦已久矣汲黯樂在郎署何武恥為宰相千載揆之

知其有由也漢書汲黯字長孺拜淮陽太守黯伏地謝不受印綬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闈臣之願也又

口何武字君公為御史司空多所舉德非陳平門無結駟

之跡漢書口陳平家貧好讀書張負隨平至其家學非揚

雄堂無好事之客漢書曰揚雄家素貧嗜酒人稀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雄遊學才

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漢書曰董仲舒廣川人少

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習又曰陳遵字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遵遇寡婦左阿君置酒歌謳遵起舞跳

梁樂悲風起於閨闈紅塵蔽於机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

樵蘇不爨清談而已左氏傳楚宰遠啓疆謂魯侯曰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也漢書廣武君

李左車說成安君曰樵蘇後爨師不有似周黨之過平

宿飽晉灼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夫皮朽者毛落川涸

者魚逝蔡邕正論曰皮朽則毛落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



悴周書陰符太公曰春道生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為大

第陳其苦懷耳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一首廣川縣時旱折雨不得作書以戲之

應休連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呂氏春秋

早七年煎沙爛石山海經處涼臺而有鬱蒸切之煩浴

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廣無陰以憩雲漢之詩何以

過此毛詩雲漢曰赫赫炎炎云我無土龍矯首於玄寺泥

人鶴立於闕里淮南子曰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屬狗若

之而得食高誘曰土龍致雨而成穀故待土龍之神而

後代道場及祠宇皆取其稱焉淮南子曰西施毛嫱猶其

備也知恤下人躬自暴露拜起靈壇勤亦至矣司馬彪續

國旱各掃除社稷求雨昔夏禹之解陽盱殷湯之禱桑林

淮南子曰禹治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湯苦旱以身禱於

桑林之際高誘曰為治水解禱以身為質解讀解除之解

澤滂沛說苑曰湯之時大旱七年使人持三足今者雲重

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髮

宜其膚翦爪宜侵肌乎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剋夏而大旱

髮廩其手自以為犧用祈福於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







下不其樂 天 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詔塵

晏子春秋曰景公欲更晏子之宅近市湫隘鄙塵不可居 思樂汶上發於寤寐 論語曰

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 昔伊尹輟耕鄧惲投

竿思致君於有虞濟蒸人於塗炭 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

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之曰

與我處吠畝之中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

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

親見之哉東觀漢記曰鄧惲字君章汝南人也鄭次都隱

於弋陽山中惲即去從次都止漁釣甚娛留數十日惲喟

然歎曰天生俊士以為民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為

伊尹乎將為許巢而去堯舜也次都曰吾年老矣安得從

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告別而去惲客於江夏郡

舉孝廉為郎尚 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沈鉤緡於丹水

書曰民墜塗炭 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沈鉤緡於丹水

知其不如古人遠矣 漢書河內郡有山陽縣又上黨郡然

山父不貪天地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 山父

也譙周古考史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琴操曰許

由夏則巢居冬則穴處飢則仍山而食渴則仍河而飲堯

大其志禪為天子由曰放髮優游所以安已不懼非以貪

天下也孟子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

吾仁彼以其爵我前者邑人念弟無已欲州郡崇禮官師

授邑誠羨意也歷觀前後來入單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

漢書賈誼上疏曰古者內有公卿大夫外徒有飢寒駮奔

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小史廷及庶人 徒有飢寒駮奔

之勞尚書曰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左氏傳子駟曰周詩有



殊異之寵是隴西之遊越人之射耳淮南子曰夫乘舟而

極則曉然而寤矣性亦人之斗極有自見也則不失物之

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譬若隴西之游愈躁愈沈又曰越

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射爾幸賴先君之靈

其儀時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之射爾

免負擔之勤左氏傳陳公子完曰追蹤丈人畜雞種黍論

曰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蓆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

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耘止子

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漢書鄭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為

可矣道揚名於後世無或遊言以增邑邑禮記曰大人不

遊浮也不郊牧之田宜以為意爾雅曰邑外曰廣開土宇

吾將老焉左氏傳曰隱公使營菟劉杜二生想數往來朱

明之期已復至矣爾雅曰夏相見在近故不復為書慎夏

自愛瓌白

文選卷第四十二







文選卷第四十三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書下

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

孫子荆爲石仲容與孫皓書

趙景真與嵇茂齊書



丘希範與陳伯之書

劉孝標重荅劉秣陵沼書

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

孔德璋北山移文

與山巨源絕交書

魏氏春秋曰山濤為選曹即舉康自代康荅書拒絕因自

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焉

嵇叔夜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

稱謂說其情不願仕也愜其素

志故謂知言也虞預晉書曰山嶽守潁川嵇康文集錄注曰河內山嶽守潁川山公族父莊子曰枉屈豎聞之及黃

帝為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  
知言

下何從而便不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

自代

晉氏八王故事注曰公孫崇字顯宗譙國人為尚書郎嵇康文集錄注曰阿都呂仲悌東平人也康與呂

長悌絕交書曰少知阿都志力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

開華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之已之情

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  
許可少有疑怪言寬容

也周易曰六之發揮旁通情也法言曰或問行曰旁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

爾雅曰偶遇也郭璞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

祝以自助  
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手薦鸞刀漫聲之羶腥

毛詩曰執其鸞刀以啓其七莊子北人無擇曰故具為足

帝欲以辱汗漫我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漫汗也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



真有耳

并謂兼善天下也介謂自得無悶也趙岐孟性有子章句曰伯夷柳下惠介然必偏中和為貴性有

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

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

共知有通達之人至於世事無所不堪言已不能則而行之也太玄經曰君子內正而外馴莊子曰與物委蛇而同

其波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

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

史記曰莊子名周嘗為蒙漆園吏列仙傳曰李耳為周柱下史轉為守藏史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漢書曰東方朔著論設客難已位卑以自慰喻

孟子曰為貧仕者辭尊居卑又曰位卑言高罪也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

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

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仁之情也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

溫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

得而無悶

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又曰柳下惠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懼

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

許由春秋曰昔堯朝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張升反論曰黃綺引身巖棲南岳子房之佐漢接輿之

行歌其揆一也

漢書曰上封良為留侯行太子少傅事論後聖其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賈逵國語注故君

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

周易子曰天下致而百慮淮南子曰循性而行或害或利論語識曰貧而無怨猶性動也故有處朝廷而不出

入山林而不反之論

班固漢書贊曰山林之士性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

短所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



奪也

左氏傳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公將立子臧子臧去

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能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史記曰

司馬相如字長卿其親名之犬子相如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如既學慕簡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

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

英雄記曰尚子平有道術為縣功曹休歸自入山營薪賣以供

食飲范曄後漢書曰尚子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尚向不同未詳又曰臺終者字孝威魏郡人隱於武安

山鑿穴為居采藥為業終徒冬切史少加孤露母兄見驕記大史公曰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

不涉經學性復疏嬾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

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

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

孔安

老耄增其放

放蕩謂故使榮進之心日積任實之情轉篤此由

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

楚辭曰狂顧南行

湯火

王逸曰狂猶遠也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逾思長林

而志在豐草也

毛詩曰芾芾豐草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

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

莊子謂顏回曰聖人處物不傷物者物不能傷也李尤至為禮

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

孫盛晉陽於太祖坐謂阮精曰卿任性放蕩敗禮傷教若不革變王

憲豈得相容謂太祖宜投之四裔以繫王道太祖曰此賢

素羸病君當怨之吾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資材又不識

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漢書曰萬石君石奮長子



建為即中令奏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

今廼四不足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又曰建

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至廷久與事接疵

見如不能言者好盡謂言則盡情不知避忌

覺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

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

不置一不堪也東觀漢記曰汝有再徵載病詣公車尚書

遺兩當關扶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

郁入拜即中切蘇不得搖管子曰少者之事先

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切蘇不得搖管子曰少者之事先

客危坐向師顏色無性復多虱把蒲搔無已而當裏以

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

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

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怨者所

怨至欲見中傷者言人於已為未見有矜怨之者而繞

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班固漢書惠帝禁曰聞欲降心順

俗則詭故不情新序卜優謂晉侯曰天子降亦終不能獲

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周易曰括囊不喜俗人而當與

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杜預左氏傳顯塵臭處千

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

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毛詩曰或棲遲偃仰或王

機萬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

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



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

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

意甚信之蒼頡篇曰餌食也本草經游山澤觀魚鳥心甚

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

夫人之相知貴誠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

其節也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

野禹趨就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

不罰而民畏今則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

後世之亂自此始矣耕而不顧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

家語曰孔也無蓋明人曰商也有焉孔子曰商之為人也畜短於財吾

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王肅曰短差

也齋其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蜀志曰穎川徐庶字

元直曹公求經先主

在楚聞之率其眾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迫破庶

母見獲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

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華子魚不

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魏略曰庶名福

強幼安以卿相魏志曰華歆字子魚平原人也文帝即位

拜相國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舉

管寧帝以安車徵之又曰管寧字幼安北海人也華歆舉

寧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詔寧為大中大夫固辭不受

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為

輪曲者必不可以為桶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

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為樂管子曰士農工商四唯達者

為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

冕也莊子曰宋人負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已嗜臭

腐養鴛鴦以死鼠也莊子曰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



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名鴛雛  
子知之乎夫鴛雛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而不止非  
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鴛得鸞鳳鴛雛過吾頃學養

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漠以無為為貴高誘

春秋傳曰外猶賤也莊子曰夫恬淡寂寞  
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篤也縱無九患尚不

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

其所不樂言已所不樂之事必不能堪而行之自小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

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左氏傳曰侍者謂楚王曰老而無子知擠於溝

壑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

成人况復多病顧此悵悵如何可言王隱晉書曰劭字延祖十歲而孤事

母孝謹國語曰晉趙武冠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鄭玄禮記注曰女子以許嫁為成人廣雅曰悵悵悲也

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濁酒

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騶騶與媯同奴了切之不

置不過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踈

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

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言俗人皆喜榮華而

已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已之情可得言之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

不營乃可貴耳鄭玄禮記注曰淹復漬也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

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言已離於俗事以自安全保其餘年此乃真性之所乏耳非如長才廣度

之士而不營之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平欲共登王塗期於

相致時為權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



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

列子曰宋國有田父

常衣濕麋至春自暴於日當爾時不知有廣夏隩室絲纈

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之以獻吾君將有賞也其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蓬芥萍子對

區之意亦已疏矣

李陵書曰孤負

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

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愁康白

為石仲容與孫皓書

臧榮緒晉書曰石苞字仲容

進位征東大將軍又曰太祖遣徐劭孫郁至

吳將軍石苞令孫楚作書與孫皓劭至吳不

孫子荆

苞白蓋聞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曰君

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左氏傳曰楚子伐鄭子展曰此乃

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

譚以無禮取滅

左氏傳楚子圍許蔡侯將許僖公見楚子

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王親釋其縛禮而命之使復

王曰其君能下人退三十里而許之鄭伯肉袒率羊以迎

奔狄反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及即

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載籍

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

辭鄭玄孝經注曰引辭連苟以夸大為名更喪忠告之實

論語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今粗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

昧曆數將終而光尚書曰天之曆數在爾躬

幽相靈失德



災釁並興

詔策曰大禹能亡失得漢書

豺狼抗爪牙之毒生

人陷荼炭之艱

漢書杜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尚書曰

是九州絕貫皇網解紐

貫周禮曰職方乃辨九州之國使同

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

春秋緯曰五德

宋均曰運籌運也周易曰古之神武不殺

征討暴亂克寧

區夏

尚書曰用肇

協建靈符天命既集

曹植大魏篇曰大

始毛詩曰

遂廓洪基奄有魏域

曹植魏德論曰武創洪基

方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

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

光相襲

王武王宣重光新序孔子曰聖人雖生異世相襲

世載淑美重

州中有五嶽地圖帝王居之左氏傳王孫滿

固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

尚書曰九州攸同

若規

公孫淵承籍父兄世居東裔

魏志曰公孫度

曰此事天下

擁帶燕胡馮陵險遠講武盤桓

字叔濟本遼東

襄平人度知中國擾攘自立為遼東侯度死子康嗣位康

不供職貢

國語魏文公曰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周禮

景初元年徵淵淵遂發兵

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

流交壽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

語孔子曰古者分異姓以遠

自以為控絃十萬奔走足用

漢書匈奴傳曰控

孫權往來瞻遣權使張彌許晏等齎金玉珍寶立為燕王

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轢沙漠南面稱王也

山海經

論語子曰乘桴浮于海孔安尚書傳曰草服葛越魏志曰

夫餘國出

名馬貂狔

夫餘國出

以為控絃十萬奔走足用

漢書匈奴傳曰控

名馬貂狔

以為控絃十萬奔走足用

漢書匈奴傳曰控

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轢沙漠南面稱王也

山海經



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史記曰楚靈王兵強凌轅中原

說文曰漢北方流沙也漢書李陵歌曰經萬里兮度沙漠

周易曰聖人南宣王薄伐猛銳長驅魏志曰景初三年遣

首洛陽戰國策曰樂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漢書曰遠

輕卒銳兵長驅至齊縣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左氏傳曰援桴而鼓周易

遠跡疆場列郡大荒史記樂毅書曰吳王遠迹至郢班固

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毛詩序曰萬民民庶悅服殊俗款附

尚書曰萬姓悅服過秦自茲遂隆九野清泰淮南子曰

論曰餘威震于殊俗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范曄

九天野貫九野中央也書曰東夷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魏志曰常道

十張楛矢長一尺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崔寔本論曰孝宣

八寸石弩三百枝稽顙來朝百世魏巍蕩蕩想所具聞論語子曰大哉堯之

不羈之虜也名焉魏巍乎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遷江表吳

其有成功陽范曄後漢書馮衍上疏曰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劉備

震懼亦逃巴岷蜀志曰益州牧劉璋迎先主入益州至涪

璋降先主遂依丘陵積石之固張載劍閣銘曰巖三江五

湖浩汗無涯漢書曰吳有三假氣游魂迄于四紀魏明帝

曰權實堅子備則亡虜二邦合從容東西唱和漢書合從

爭強毛詩曰叔兮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

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漢書曰蒯通說韓信曰方今足下

常曰其相國晉王輔相帝室魏志曰咸熙元年文武栢栢



志厲秋霜

荀悅申鑒曰人主怒如秋霜

廟勝之筭應變無窮

孫子曰夫未戰而廟

勝得筭多者也又曰善出奇正者無窮如天地

獨見之鑒與衆絕慮

春秋元命苞曰明王獨見

四海主上欽明委以萬機

魏志曰陳留王奐字景明封常道卿公卒公卿議迎

立尚書曰放勛欽明萬幾已見上文

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稜威奮伐架入其阻

漢書曰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憺乎鄰國毛詩曰架入其阻哀荆之旅

力稜威奮伐架入其阻

毛萇曰架深也并敵一向奪其膽氣

孫子兵法曰并敵一向千里殺將又曰三軍可奪氣將軍

可奪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曜兵劔閣而姜維面縛

元四年使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伐蜀艾自陰平先登至江介西蜀衛將軍諸葛瞻列陣待艾遣子惠唐

亭侯忠等大破之斬瞻進軍到維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為箋詣艾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谷入平行至漢中

姜維守劔閣距會維等聞瞻已破以其衆東入巴劉禪詣艾降勒維等令降於會維詣會降商君書曰小戰勝遂北

無過五里左氏傳曰凡民逃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

時梁益肅清

穀梁傳曰伐不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

而後稽顙傳玄西球琳重錦充於府庫

左氏傳曰齊侯歸衛侯夫人重錦三

十夫虢滅虞亡韓并魏徙

左氏傳曰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史記曰

秦始皇十七年攻魏其王請降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

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子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又南中呂興深覩天命

吏呂興等殺太守孫諸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

蟬蛻內向願為臣妾

淮南子曰蟬十曰而蛻孝經曰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外失輔車唇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

之漸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強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



其地也

史記曰吳起者衛人也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之寶也起對曰

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方今百僚濟濟雋又盈朝

尚書曰百寮師師又曰俊乂在官 虎臣武將折衝萬里 毛詩曰進厥虎臣闕如虓虎晏子春

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國富兵強六軍精練 新序曰孫叔敖

相楚國思復翰飛飲馬南海 毛詩曰翰飛戾天鄭玄曰翰高也李陵與蘇武書曰陵當

為單丁畜兵養士循先將軍之令將飲馬河洛收珠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 禮記曰

器械鄭玄曰脩造舟楫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

高誘曰呂氏春秋注曰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北濬決河洛則百川通流 尚書太傅曰百川趨

於海樓船萬艘 蘇勞千里相望 漢書曰江淮以南樓船千萬自剡木以來舟

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 周易曰黃帝堯舜剡木為舟

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 六韜太公謂武王曰聖人興兵為天

下除患去賊非利之也故役不再籍一舉而畢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為愛

民治國道家所尚 老子曰愛人治國能無知乎崇城自卑文王退舍 左

傳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崇侯德亂而伐之故先開示大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故先開示大

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

福 毛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歷然改容祗承往告 漢書曰陸賈說尉陀於是蹶然起

坐謝賈稱追慕南越嬰齊入侍 漢書曰南越王胡立天子遣其子嬰齊入侍宿衛 北面稱臣伏聽告策 禮記曰君之南鄉也

也則世祚江表永為藩輔 左氏傳王賜齊侯命曰世祚太師 豐報顯賞

隆於今日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



范曄後漢書張綱謂張嬰曰大兵雲合豈不危乎

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

列江而西荆揚充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

征羽檄燭日旌旗流星羽檄徵天下兵檄或為枝遊龍

曜路歌吹盈耳周禮曰凡馬八尺為龍樂稽耀嘉曰武王

士卒奔邁其會如林尚書曰受率煙塵俱起震

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屠

覆取誠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

唐賦曰寒夫治膏肓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

耳之言左氏傳曰晉景公夢疾為二豎子一曰居肓之上

諫沛公不聽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如其迷

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列子曰

友曰季梁得病七日大漸謂醫俞氏俞氏曰汝始則胎氣

不足乳漣有餘疾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季梁

曰良醫也且扁鵲過齊相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

不瘳將深相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

在腸胃間不瘳將深相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

而走相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

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相公體痛使人召扁鵲

鵲扁鵲已逃去相侯遂死郭璞移勉思良圖惟所去就

天子傳注曰連乳汁也竹用切石苞白

與嵇茂齊書

趙景真

嵇紹集曰趙景真與從兄茂齊書時人誤謂呂仲悌與先君書故具列本末趙



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于寶晉紀以為呂安與嵇康書二說不同故題云景真而書曰安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謠列子曰楊朱南

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過老子老子中道仰天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揚朱曰請聞其過老子曰

子曰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范曄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人也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意

顧瞻帝宮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居齊魯之間又去適吳然

老子之歎不為入秦梁鴻長謠不由適越且復以夫以嘉至郊為及關升却為登岳斯蓋取意而略文也

遁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周易曰嘉惟別之後

離羣獨遊背榮宴辭倫好經迥路涉沙漠鳴雞戒旦則飄

爾晨征燕禮曰燕小臣戒盟者鄭玄曰警戒告語口薄西

山則馬首靡託漢書楊雄反騷曰恐日薄於西山尋歷曲

阻則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隔或乃迴颺狂厲白

日寢光崎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內慷慨重阜之

巔毛詩曰鶴鳴九臯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波澤求蹊披榛覓路嘯

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

至若蘭茝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

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休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也喻身

也根萌未樹故恐風波潛駭牙淺絃急故懼危機密發也本或有於長衢之下云按轡而歎息者非也又北

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鄒陽上書曰夜光

道衆人莫不按劍也今將植橘柚於玄朔帶華藕於脩陵曹植橘賦曰昔江州



之氣煖處玄朔之肅清淮南子曰夫以其所表龍章於裸

脩而游不用之鄉若樹荷山上畜火井中也

壤奏韶舞於聾俗固難以取貴矣龍衣龍之服也章章甫之冠也裸壤文身也莊

子曰宋人資章甫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夫物不我貴

所用之又看吾曰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

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周易曰無交而求則人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

者至矣飄飄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揔轡遐路則有前言

之艱懸鞏陋宇則有後慮之戒前言之艱謂經迥路涉沙漢以下也後慮之戒詩北

土之性難以朝霞啓暉則身疲於遄征蔡琰詩曰遄征曰遄通太陽

戰曜則情劬於夕惕周易曰夕惕若厲肆目平隰則遼廓

而無覩極聽脩原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

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為貴也若迺顧影中原慣氣雲躡

哀物悼世激情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

四據阮元瑜為曹公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

掃穢蕩海夷岳范曄後漢書曰邑與馮衍蹴崑崙使西倒

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亦吾之鄙願也劉騷郡太守箴曰大時不我與垂翼遠逝

騷漢遵因化洽九區時不我與垂翼遠逝周易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

哉周易曰樂天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

雲肆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棲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

其後良儔友其左聲名馳其右翱翔倫黨之間弄姿惟房

之裏從容顧盼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豈能



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嵇生永離隔矣榮榮飄  
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  
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毛詩曰無金玉  
身雖胡越意存斷金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親之肝膽胡各  
敬爾儀敦履璞沈毛詩曰各敬爾儀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恨  
然知復何云

### 與陳伯之書

劉璠梁典曰帝使呂僧珍寓書於陳伯之丘遲之辭也伯之歸于魏為通散常侍何之元梁典云天監五年前平南將軍陳伯之以其衆自壽陽歸降不書伯之前史失之梁史以為丘遲與伯之書

### 丘希範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為  
世出李陵與蘇武書曰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蘇武答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為世生器為時出  
棄鷺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史記曰陳涉嘗為人庸耕輟耕隴上悵恨天之曰苟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鷺雀安知鴻鵠之志哉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劉璠梁典曰高祖得一虎牙幢主蘇隆厚也蘇隆還稱伯之許降乃遣鄧元超立功立事開國稱孤前驅逼之伯之問師近以應義師立功立事開國稱孤

延篤與張真書曰烈士殉名立功立事周易曰大朱輪華轂擁旌萬里何其壯也史記劉通說武信君曰今范陽令乘朱輪華轂班固豕邪山祝文曰杖節擁旌征人代鼓荀悅漢紀曰今之州牧號為萬里漢書樊噲說高祖曰始陛下定天下何其壯也如何

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



邪漢書曰魏勃退立股戰漢書烏孫公主歌曰穹廬為室方

事屈膝請和漢書樊噲曰今天下已定又何憊邪尋君去

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呂氏春秋曰君

子必審諸已然後任尚沈迷猖獗以至於此劉公幹雜詩曰沈迷頹薄

書曰管叔乃流言於國沈迷猖獗以至於此劉公幹雜詩曰沈迷頹薄

錄用鄒潤甫為諸葛穆各晉王令曰高世之君赦罪責功棄瑕

時也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東觀漢記曰上破銅

將未信賊亦兩心上勅降賊各歸營勒兵待上不輕騎入

按行賊營賊將曰漢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効死又

可擊者數千章公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將軍之

血於交于張繡刺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

舊謝承後漢書曰光武攻洛陽朱鮪守之上令岑彭說鮪

鮪曰大司徒公被害鮪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耳彭還

白上謂彭復往明曉之夫達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

可保况誅罰乎春秋合誠圖曰戰龍門之孝乎惟孝友于兄

弟魏志曰建安二年公到宛張繡降既而悔之復反公與

戰軍敗為流矢所中長子昂弟安民遇害四年張繡率

眾降封侯漢書曰崩通說范陽令曰慈父孝子所不敢

刺也况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勲重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

哲是與楚辭曰迴朕車而復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

法申恩吞舟是漏范曄後漢書明帝詔曰先帝不忍親親

教而緩其刑罰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仲長子昌言曰

網漏吞舟之魚古之葬松柏栝



桐以識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曰千子新論羅門周說孟箕君

曲池又悠悠爾心亦何可言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今功臣名將

雁行有序應劭漢官儀典職揚喬紱年柔佩紫懷黃讚惟

帷之謀魏書荀攸勸進口諸將佩紫懷金蓋以數百史記卷

與朕謀深執忠孝乘軺建節奉疆場之任如淳漢書注曰

書曰終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左氏傳曰齊人

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漢書曰漢王即皇帝之位論功而

盟將軍獨覲顏借命驅馳氍毹之長寧不衰哉毛詩曰有

馬遷書曰種裘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

縛西都沈約宋書慕容超大掠准北宋公表請北伐遂屠

城面縛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禮記曰天之所覆地之

墜李陵與蘇武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姬周姓也漢書曰句

此三姓其後有項卜氏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魏收後魏

東觀漢記曰此虜遣使和親尚書周公曰故殷陟配天多

歷年惡積禍盈理至焦爛惡積而不可掩焦爛見下文

况偽孽昏狡自相夷戮魏收後魏書曰世宗宣武帝諱恪

梅梁宣武即位凡一十六年然梁武之初當宣武之日為

雙蓋指宣武也虞預晉書西陽王兼上書曰朱旗南指自

相夷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晉中興書曰胡俗以部落為種

羌胡名大師為酋國語伯陽父曰國之將方當繫頸蠻邸



懸首藁街

漢書曰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係頸以組又陳

邨間而將軍魚遊於沸鼎之中驚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

乎袁崧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

也猶驚巢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

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陴婢移豈不愴恨袁宏

帝春秋臧洪報袁紹書曰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

故交之綱繆撫絃擗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左氏傳曰

遼吏謗鄭曰今執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

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拜為上卿趙孝成王卒悼襄王其

使樂乘代之頗怒攻樂乘遂奔魏之大梁久之魏王不能

信用而趙亦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

用於趙王以為老遂不召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王錯

數之魏武侯侯使人召吳起至岸門止車而立望西河而泣

秦必吳起雪泣應之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

西河果入秦荆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可馬遷與任安書

父母顧妻子莊子惠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魏志明帝報

子曰人故無情乎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皇朝曰遺盛

多福已見上文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解朝曰遺盛

明之世漢書曰孝惠白環西獻楛矢東來世本曰舜時西

高后時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世本曰舜時西

佩家語孔子曰昔武王剋商夜郎滇池解辯請職朝鮮昌

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夜郎滇池解辯請職朝鮮昌

海蹶角受化漢書曰夜郎滇池皆椎結焉昆明編髮漢拜

-2 203 35 902" data-label="Text">

使將軍道塞不通以其衆王滇池又朝鮮王滿燕人孝惠

高后時滿為外臣又曰西域有昌蒲海一名塩澤去玉門

陽關三十餘里孟子曰武之伐殷也百姓若崩厥角趙岐

曰厥角叩頭也唯北狄野心掘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

頽角牽厥地也

文選卷四十三

十七



命耳

左氏傳令尹子文曰諺云狼子野心漢書伍被說淮南王曰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強江淮之間可以延歲

月之壽耳范曄後漢書匈奴論曰中軍臨川殿下

高祖即位以宏為臨川郡王明德茂親摠茲戎重

監四年詔臨川王宏北討于寶晉紀河間王顥表曰成都王穎明德茂親功高勲重晉中興書相温檄曰幕府不才忝

重若戎弔民洛汭伐罪秦中

日奉辭伐罪漢書田肯曰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徃懷

君其詳之

重荅劉秣陵詔書

劉璠梁典曰劉詔字明信為秣陵令

劉孝標

劉峻字孝標平原人也生於身充僕圍齊永明四年二月逃還京師後為

崔豫州刑彼參軍梁入監中詔峻東掌石渠

閣以病乞骸骨後隱東陽金華止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戚竟未之致也

孝標集

辨命論書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弟後天之倫次尋而此君長逝化為異物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緒言餘論蘊而莫傳

願聞先生之餘論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微

未沫

楚辭曰芳菲菲而難虧兮芳至今猶未沫王逸曰沫已也孫卿子曰其

存其人亡以此思青簡尚而宿草將列

哀則哀將為不至泣然不知涕之無從也

竹作簡書之耳禮記曰朋泣然不知涕之無從也

墓崩孔子泣然流涕又曰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雖隙

駟不留尺波電謝

猶駟而過却古馳隙字也陸機詩曰寸

駟不留尺波電謝

猶駟而過却古馳隙字也陸機詩曰寸



陰無停晷尺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楚辭曰春蘭兮秋故

波豈徒旋存其梗槩更酬其旨東京賦曰其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

室之談有徵墨子曰昔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

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之期三年周宣王

合諸侯而田於圃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

折春殪車中伏弋而死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神之有豈可

疑哉漢書曰文帝受釐宣室因感鬼神冀東平之樹望咸

事問鬼神之本賈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聖賢墓記曰東平

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聖賢墓記曰東平

人傳云思王歸國京師後葬其冢上松栢西靡宣城記曰

臨城縣南西十里蓋山高百許丈有舒姑泉昔有舒氏女

與其父析薪此泉處坐牽挽不動乃還告家北還唯有清泉

甚然女母曰吾女本好音樂乃絃歌泉涌迴流有朱鯉一

雙今作樂嬉戲泉故涌出也但懸劍空隴有恨如何劉向

文賦曰舞者赴節以投袂但懸劍空隴有恨如何

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

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

顧反則徐君死於是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移書讓太常博士

序并

劉子駿漢書曰劉歆字子駿向少子也少通詩

書能屬文為黃門侍郎至中壘校尉王

莽篡位為義和京兆尹卒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

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議諸儒博士或不肯

置對言諸博士既不肯立左氏而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

讓之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



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

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論語曰

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記帝王之道

論語曰自衛及魯刪詩書修春秋春秋及夫子沒而微言絕

七十子卒而大義乖論語曰子夏六十人共撰仲尼微言重遭戰國奔竄

豆之禮理軍旅之陣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論語曰

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漢書曰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又曰吳起三十八

篇陵夷至于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

罪道術由此遂滅漢書武帝制曰大道微缺陵夷至于桀

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廷尉雜燒之以古非今者族又盧生為始皇求仙藥亡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按問諸生諸生

犯禁者四百六十人皆坑之咸陽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

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漢書叔孫通

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天下唯易卜未有他書漢書曰秦燔書

事傳者不絕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漢書曰孝惠四年除挾書律然

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為意楚漢春秋曰

論羣臣破敵禽將活死不衰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臣為爪牙世世相屬百世無邪絳侯周勃是也然絳灌自一

人非絳侯與灌嬰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史記

曰伏生者濟南人故為秦博士孝文聞伏生修尚書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掌故晁錯往受之尚書

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漢書曰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

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眾書往往頗



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

生而已賈生賈誼也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

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漢書曰建元孝武皇帝年號也當此之時一人

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成一秦誓後得

博士集而讚之七略曰孝武皇帝未有人得秦誓書於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讚說之因傳以教今

秦誓篇是也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禮稽命

王見禮廢樂崩道孤而無主也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以遠矣

服虔漢書注曰漢與秦相去七八十年常昭曰全經未焚書之時也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

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

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漢書

曰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論語孝經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三十九

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

事未列于學官天漢武帝年號也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

漢書曰仲尼以魯周公之國史官有法故有左丘明觀其史記丘明作傳皆古文舊書多者二

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愍學殘文缺稍離

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

或脫簡或脫編漢書曰劉向以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博

問人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

同抑而未施七略曰禮家先魯有柘生說經頗異論語家

則庸生亦未詳其名也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愍士君子之所嗟痛也



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疾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禮記曰抑此三學以尚書為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亞璜漢書注曰當時學者謂尚書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此文教錯亂學士若茲雖深照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

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金匱曰夫人可以

樂成難以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於士君子

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為古文

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

古文不猶愈於野乎漢書班固曰仲尼有往者博士書有

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漢書曰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

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又曰施讎字長卿沛人也從田王孫受易又曰孟喜字長卿東海人也從田王孫受

易然孝宣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

漢書曰梁丘字長翁琅邪人也從京房受易又曰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

尚書有大小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



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  
不賢者志其小者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  
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  
守殘黨同門如道真遠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  
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 北山移文

孔德璋

蕭子顯齊書曰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少涉學有美譽舉秀才解褐宋安成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

梁簡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顒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懷乃於鍾

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

之標蕭灑出塵之烈

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務盛晉陽春秋曰呂安志量開廣有拔俗風氣

知之矣

孟子曰白雪以方絜于青雲而直上五方

霞外芥千金而不矜

爾雅曰芥草也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

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

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

翟墨翟也朱楊朱也唯南子曰揚子見歧路而哭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



高誘曰閱其  
別與化也  
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尚

子平也已見上文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公理山陽人也性倜儻默語無常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世有

周子雋俗之士蕭子顯齊書曰周顯字彥倫汝南人也釋

為長沙王後軍參軍令稍遜國子博士卒於官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道東

魯習隱南郭莊子曰魯君聞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先

闔對曰此闔之家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謬而遣使者

罪不若審之使者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又曰南郭

子綦隱枕而坐仰天嗒然似喪其偶郭象偶吹草堂濫巾

北岳偶吹草堂濫巾觀漢記曰江革專心養母幅巾徒屨誘我松桂

欺我雲壑雖傲容於江皋乃纓情於好爵楚辭曰將馳騫

與爾縻之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

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周

而幽人貞古西征賦曰悒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談空空於

釋部覈玄玄於道流蕭子顯齊書曰顯汎涉百家長於佛

漢書曰道家流者出於史官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

列仙傳曰務光者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琴服蒲並根殷

湯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得天下已而讓光光

遂負石沉窾水而自匿列仙傳曰涓子者齊人也好餌木隱於宕山能風及其鳴騶入谷鶴書

赴隴如游漢書注口騶馬以給騶使乘之臧榮緒晉書曰

但招板所用在漢則謂之尺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

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楚

辭



日製艾荷以為衣集芙蓉而為裳王逸曰製裁也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

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縮墨綬金章銅印

也漢書曰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又曰秩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

里之首蔡邕傳留太守行縣頌曰府君勸張英風於海甸

馳妙譽於浙右阮籍詠懷詩曰英風截雲霓字書道帙長

殯法筵又埋敲扑誼詔犯其慮牒訴倥傯裝其懷過秦論

扑以鞞管天下楚辭曰悲余生之無散琴歌既斷酒賦無

兮愁倥傯於山陸王逸曰倥傯困苦也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

尚書王曰哀敬折獄明啓刑書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

於前錄漢書曰張敞字子高稍遷至山陽太守又曰趙廣

輔都尉范曄後漢書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遷蜜令視

人如子吏人親愛而不忍欺又曰魯恭字仲康扶風人也

拜中牟令填傷稼犬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漢書曰內

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

為三輔左氏傳王孫滿曰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杜預

曰九州之使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成公綏鷹賦曰青松

落陰白雲誰侶澗石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於

還颺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鵠怨山人去兮曉援驚

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投簪疎廣也東海人

讖聲匿迹蘭蘭佩也於是南岳獻朝北隴騰笑刈壑爭

譏攢峯竦誚慨游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禮記曰凡計

或作赴鄭玄曰計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遺風春



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馳騁猶宣布也逸議隱逸之議也素謁

謁貧素之謁也史記伯夷叔齊詩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阮籍奏記曰將耕東臯之陽雅珪集訓張長史詩曰同

貧清風館共素白雲室杜預左氏傳注今又促裝下邑浪

曰謁告也謂告語於人亦談議之流魏關或假步於山高呂氏春秋曰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

魏關象魏也說文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尚書曰

曰倚外閉之關也厚有愧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蔥路汙淥池以洗耳

皇甫謚高士傳曰巢父聞許由為堯所讓也以爲汙乃臨池而洗耳宜高岫幌掩雲關斂輕

霧藏鴻濶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臆膽

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廻俗士駕為

君謝逋客

孔安國尚書傳曰逋亡也晉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謝

文選卷四十三







文選卷四十四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

臣

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檄

司馬長卿喻巴蜀檄一首

陳孔璋爲袁紹檄豫州一首

檄吳將校部曲文一首



鍾士季檄蜀文一首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一首

喻巴蜀檄一首

漢書曰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中徵發巴蜀吏卒千人即又多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人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人以非上之意也

司馬長卿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戰國策張儀曰儀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禮記王制曰五方之人言語不通北方曰譯說文曰譯傳

也傳四夷之語也漢書西域傳曰康居國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春秋說題辭曰盛德則感越裳重譯禮記孔子曰拜之而後稽顙毛詩曰有彼氏

番禺太子入朝越後至番禺故言右也顏師古曰南越為東越所伐漢以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朝所以云弔也非訓至也太子即嬰齊也閩越地名也越有三

此其南夷之君西越之長言君者大之也楚蒲常效貢職也

不敢愴怠論語撰考識曰穿延頸舉踵喁喁然曰聖人南面而立天下皆延頸舉踵矣論語皆嚮風慕義欲為臣妾

理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鄭玄禮記注曰夫不順者已致之言至也

誅而為善者未賞呂氏春秋曰先王之法為善者賞為不善者罰古之道也故遣中郎



將往賓之

中即將即唐蒙也

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

使者不然

張揖曰不然之變也

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

發軍興制

張揖曰發三軍之衆也興制謂起軍法誅將帥也

驚懼子弟憂患長老

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

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

張揖曰書舉烽

夜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

攝謂張弓注矢而持之也攝奴頰切

流汗相屬

唯恐居後觸白刃胃流矢議不反計不旋踵人懷怒心

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

編列謂編戶也淮南子曰編戶齊民

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

如淳曰析中分也白位為藏天子青在諸侯

通侯處列東第

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張揖曰列東第在天子下方

終則遺

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

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

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

春秋考異郵曰枯骸收胫血膏潤草胫古才切

今奉幣役

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

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也誅一曰逃亡被誅而抵拒於

誅也如淳曰抵其罪而誅戮之也一曰誅者亡不肯受誅也身死無名謚為至愚

善名也謚猶號也

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

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



信使誠信之使也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

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漢書景帝詔曰置三老孝悌以道民焉方

今田時重煩百姓重難也不欲召聚之已親見近縣張揖曰檄以示巴蜀城旁近縣

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亟急也漢書曰縣有

變夷曰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為袁紹檄豫州一首魏氏春秋曰袁紹伐許乃檄州郡

陳孔璋魏志曰琳避難冀州袁本初使典文章作此檄以告劉備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宜歸本初也後紹敗琳歸曹公曹公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曰矢在絃上不可不發曹公愛其才而不責之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蜀志曰先主歸陶謙謙表先主為豫州刺史後歸曹

公曹公表為左將軍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

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難蜀父老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

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

福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史記曰秦二世世變白虎噬

其左駱馬殺之問占慶涇水為崇二世乃齊望夷宮欲祠涇水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其女婿咸陽令

閻樂數二世自殺張華曰望夷宮在長安西北長平觀故臺處是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也漢書曰王氏浸盛血

羣下莫敢正言祖宗焚滅汗辱至今求為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

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

替海內寒心漢書張辟疆謂丞相陳平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兵居南北軍丞相如辟疆計太后臨朝以



呂侯子台為呂王台弟產為梁王建成侯釋之子祿為趙

也左氏傳閔子騫曰下陵上替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

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漢書曰產祿因謀作亂齊悼惠王子

齊王今發兵章欲與太尉勃內應以誅諸呂又曰呂祿呂

代王立是為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

明表也明表謂明白之表儀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官徐

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司馬彪續漢書曰曹騰

即世加特進范曄後漢書曰左傳史克曰縉雲氏有不才子

天下之人謂之饕餮山海經曰鈎吾山有獸羊身人面其

口腋下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狍鴟是食人郭璞云

禹鼎左氏傳所謂饕餮者也狍音咆父嵩乞句攜養因賊

假位魏志曰曹騰養子嵩官至大尉莫能審其生本末司

輿金輦壁輸貨權門漢書曰息夫躬交遊竊盜鼎司傾覆

重器周易曰鼎金鉉鄭玄尚書注曰鼎二操贅闖遺醜本

無懿德贅謂假相連屬也莊子曰附贅懸疣禦狡鋒協好

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魏志曰大將軍何進與

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因曰幕府續遇

董卓侵官暴國董卓字仲穎隴西人為相國卓以山東豪

卓至西京呂布誅卓左氏傳樂鉞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

夏收羅英雄弃瑕取用魏志曰董卓呼紹欲廢帝紹不應

拜紹渤海太守紹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偏師

以渤海之眾以攻卓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偏師



也漢書衛青傳曰裨謂其鷹犬之才瓜牙可任謝承後漢書陳龜表

將及校尉侯者九人曰臣累世展鷹犬搏擊之用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字書曰佻輕傷

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脩完補輯表行東

郡領兗州刺史謝承後漢書曰袁紹以曹操為東郡太守劉公山為兗州公山為黃巾所殺乃以操

為兗州刺史被以虎文獎蹶威柄被以虎文則羊質虎文也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

見草而說見豺而戰魏志作獎蹶蹶成也言獎成其威柄也冀獲秦師一剋之報左氏傳曰

秦孟明帥師伐晉晉侯禦之秦師敗績又曰秦伯伐晉而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謝承後漢書曰操得兗州兵眾強盛內懷反紹意毛詩曰無然

畔換鄭玄曰畔換猶跋扈也西京賦曰睚眦跋扈割剥元

元殘賢害善太公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陸沉於殷久矣何乃急急於元元哉高誘戰國

策注曰元元善也張奐與屯留君書曰氣厲流行傷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

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

受灰滅之咎魏志曰太祖在兗州陳留邊讓言議頗侵太

水曰梟尚書曰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林喻多也司馬遷書曰列於君

余則孥戮汝子之林孔安國尚書傳曰民咨胥怨夫奮臂舉州同聲史記武臣曰陳王奮臂為天下唱始

周易曰同聲相應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

所魏志曰陶謙為徐州刺史太祖征謙糧少引軍還又曰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太祖軍不利幕府惟

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叛人謂呂布也漢書曰徙二千石高貴富人豪

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強幹弱枝非為奉山園也左

氏傳曰圍宋彭城非宋地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

不登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紹征呂布諸史不載蓋史略也左氏傳曰擐甲執兵



杜預曰環貫也胡慢切春秋握誠  
圖曰諸侯冰散席卷各爭恣妄  
金鼓響振布衆奔沮

承謝  
曰膠西王叩頭漢軍壁  
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

後漢書曰操圍呂布於濮陽為布所破投紹紹哀  
則幕府  
之乃給兵五千人還取兗州說文曰拯上舉也

無德於充土之民而有造於操也  
左氏傳呂相絕秦曰  
師克還無害則是我

有大造  
後會鸞駕反旆羣虜寇攻  
魏志曰董卓徙天子都  
於西也

洛陽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  
魏志曰冀州牧韓馥  
以冀州讓紹紹遂領

冀州謝承後漢書曰公孫瓚非紹立劉伯安斂  
故使從事  
其衆攻紹禮記曰各司其局鄭玄曰局部分也

中即徐勳就發遣操使繕脩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

行脅遷當御省禁  
魏志曰天子還洛陽太祖遂至洛陽卑  
衛京師脅遷謂迫脅天子而遷徙也

侮王室敗法亂紀  
謂壞法亂紀也  
坐領三臺專制朝政應

漢官儀曰尚書為中臺御  
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

宗所惡滅三族  
宗亦族也漢書徐自為曰古有三族而王  
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家語曰宰予為

臨淄大夫與田常  
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  
漢書曰

之亂夷三族也  
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  
漢書曰

白鹿皮幣令下顏異不應反唇張湯奏  
百寮鉗口道路以

異腹非論死自是之後有腹非之法也  
百寮鉗口道路以

目  
莊子曰鉗墨翟之口史記曰周萬王行暴虐後傲國人  
諉王王怒得衛使監諉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

言道路以目  
尚書記朝會公卿充負品而已故太尉楊彪

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

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網  
范曄後漢書曰彪字文先代  
董卓為司空又代黃琬為司

徒時表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巫以欲圖廢置奏收下  
獄劾以大逆漢書曰王莽誅程義夷滅三族皆至同坑以

五毒參并葬之如淳曰野葛狼毒之  
又議即趙彥忠諫直

屬韓詩外傳曰不肖者觸情縱欲也



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  
 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  
 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  
 尸掠取金寶至今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漢書曰孝文皇帝  
實皇后生孝景帝  
梁孝王武曹瞞傳曰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寶天子聞之  
哀位昆或為弟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仲長子昌言  
曰古之葬者松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墮  
 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  
 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置繳充蹊坑窄塞路舉  
 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皆有吁  
 嗟之怨戰國策蘇秦曰上下相怨民無所聊家語孔子曰  
今人之言惡者比之於桀紂民怨其虐莫不吁嗟

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

未及整訓鄭玄禮記注曰詰謂加緒含容冀可彌縫左氏

喜對齊侯曰桓公是以糾合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劉

列女傳曰羊舌叔姬者叔向之母也長妙產男叔姬乃欲

摧撓棟梁孤弱漢室周易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除滅忠正專為梟雄

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魏志曰公孫瓚字伯圭董卓至洛  
陽遷瓚奮武將軍封薊侯范曄後

漢書曰公孫瓚大破黃巾強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

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左氏傳曰凡師輕曰襲  
杜預曰掩其不備也

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魏志曰  
紹悉軍

圖瓚瓚自知必敗盡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



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為前登犬羊殘醜消

淪山谷范曄後漢書黑山賊于毒等覆鄴城紹入朝歌鹿

各戰於常山晉中興書曰胡俗其入居塞於是操師震懼

晨夜逋遁屯據敖倉阻河為固魏志曰袁紹將進軍攻許

度漢書音義曰敖地名在欲以塘螂之斧禦隆車之隧子

蓬伯玉謂顏闔曰汝不知夫塘螂乎幕府奉漢威靈折衝

宇宙班孟堅與陳文通書曰奉國威靈信志方谷晏子春

謂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

勢尸子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獲而右搏彪虎戰國策

蘇秦說韓王曰天下之疆弓勁弩皆從韓出并州越太

行青州涉濟漯魏志曰袁紹出長子譚為青州外甥高翰

尚書曰浮于濟漯達于河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荆州

下宛葉而掎其後魏志曰劉表為荆州刺史北與袁紹相

角之諸戎掎之征伐軍有前後猶如捕獸雷震虎步並集

虜庭李陵詩曰幸記不若舉炎火以炳飛蓬覆滄海以沃

燹炭有何不滅者哉楚辭曰離憂患而迺寤兮若縱火於

義若決江河而澆焚火其剋必矣聲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

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毛詩序

曠怨其餘充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衆呂布張揚已覆亡

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為讎敵尚書曰父師曰若迴



旃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啓降路廣雅曰微播也微與揮古

通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

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何謂瓦解楚齊越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衆故諸侯無外境之助此之謂

瓦解解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血刃方今漢室陵

遲網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尚書秦穆公曰

如有一介臣尚書大傳曰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

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

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

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說文曰逆而奪取曰篡又患切此乃忠臣肝腦塗

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論巴蜀文曰肝腦塗中原漢書曰一敗塗地尚

書曰勗哉夫子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

與強寇弱主違衆旅叛漢書以旅為助舉以喪名為天下笑則明

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魏志曰紹以中子熙為幽州書到

荆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魏志曰張繡以軍功稱遷至建忠將

軍屯苑與劉表合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

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

千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

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偏之難如律令風俗通曰謹按

律者法也率陶謨虞云始造律時主所制曰令漢書著甲令夫吏者始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

當履繩墨動不失律令也



檄吳將校部曲文一首

陳孔璋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或

魏志曰荀彧字文若潁川人也告江

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唯人所

召左氏傳閔子騫之辭夫見機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周易曰君子見

機而作不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因變制宜周

侯終日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漸漬荒沈往而不反下愚之

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班固漢書贊曰

河間獻王近之矣封禪書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

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左氏傳曰晉周子有

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涖簡墨漢書音義服

喪其資斧未聞其說張晏曰斧鉞也以整齊天下應劭曰

齊利也虞喜志林曰齊側皆切凡師出必齊戒入廟受斧

故曰齊譬猶穀卵始生翰毛爾雅曰生而自食曰雛待哺

玄尚書大傳注曰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西京賦曰恠

策曰勃謂曰單曰謂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

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嬰鑊之魚期於消爛也若

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之敗尚書

咨禹惟時有苗弗率女祖征三苗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

德七旬有苗格孔安國曰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范曄

後漢書曰公孫述字子陽自立為蜀王遣任滿朝鮮之壘

不刊南越之旌不拔史記曰天子拜涉何為遼東部都尉



朝鮮朝鮮人殺其王右渠來降定朝鮮為四郡又曰南越  
呂嘉反以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下橫浦咸會番禺  
南越以平遂為九郡又曰東越王餘善及遣橫海昔夫差  
將軍韓說出句章越建成侯殺餘善以其眾降

承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強矣史記曰吳

王闔閭死立太子夫差又樂毅遺燕惠王書曰昔伍子胥  
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跡至郢韋昭國語注曰申胥楚大

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負負奔吳吳與地故曰申胥史記  
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句踐乃以申兵五千人棲於

會稽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句踐武卒散於黃

池終於覆滅身罄越宣毛萇詩注曰抗舉也鄭玄周禮注

重也史記陸賈曰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謂對舉以爭輕

吳王夫差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吳王與晉定公爭

長乃長晉定公吳引兵歸國又曰吳與晉人相遇黃池之

上吳晉爭強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土聞之襲吳吳王聞

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不勝城及吳王濞驕恣屈強倡猾始

門不守遂圍王宮而殺夫差

亂漢書曰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立濞為吳王孝景五

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自以兵彊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帥師

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漢書曰七國復書聞大

楚敗之七國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

光淄王賢膠東王渠鄭玄周禮注曰甫始也瓦解已見

冰泮而農桑起鼻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以陷其

胷漢書曰吳王濞乃與戲下壯士千人夜亡渡淮走丹徒

軍漢使人縱殺吳王漢書賈誼上疏曰何則天威不可當

適啓其口七首已陷其胷矣給音始

而恃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眾不足恃也自董卓作亂以

迄於今將三十載其間豪桀縱橫能據虎踞疆如二袁勇

如呂布二袁袁紹袁術也魏志曰呂布跨州連郡有威有



名者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鷓視狼顧爭為梟雄者不

可勝數淮南子曰鷓視虎顧鹽鐵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

離雲散原燎罔有子遺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毛近者關

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為叛亂魏志張魯據漢中遣鍾繇討

馬超遂與楊秋李湛宜成等反遣曹仁討之超阻二華據

河渭驅率羗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

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魏志曰公西征馬超

赴船急戰丁斐曰放馬以餌賊賊亂取馬公乃得渡循

營伏兵擊破之進軍渡渭超等數挑戰不許公乃與封日

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橫騎夾擊大破之軌宜

成李湛等漢書元后詔曰運獨見之明奮無前之威毛詩

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過又曰元戎

先啓行伏尸千萬流血漂櫓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戰國策

而不及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逆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

魏志曰曹公斬宜成遂超走涼州典畧曰韓遂字文逆賊

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為脣齒魏志曰初龐西宋建

衆抱竿復侯淵討之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魏志曰

公旗據漢中以恩道教人自號師君長雄已漢垂三十年

周禮曰負固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魏志曰

七年公征孫權攻破江西營乃引軍還史記曰武王東觀

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魏志曰建安二十偏將涉



隴則建約泉夷旂有萬里魏志曰韓遂在顯親夏侯淵欲襲取之遂走後淵大破遂軍得

其旂麾斬建及軍入散關則羣氏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在前

區魏志曰公西征張魯自陳倉出散關進臨漢中則陽平

不守魏志曰西征張魯至陽平魯使弟衛據陽十萬之帥

土崩魚爛張魯遁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魏志

曰魯第衛夜遯魯潰走巴中遣人慰諭魯盡家屬出降土

崩已見上文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奈何魚爛而

亡何休曰魚爛從內發左巴夷王朴胡賓邑侯杜濩各帥

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魏志曰建安二十年七姓巴夷

民來附於是分巴郡以胡為巴東太守鈺鼓一動二方俱

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戰國策司馬錯曰今伐蜀利盡西

海而諸侯不以爲貪漢書淮南王

又曰不挫一兵之鋒鈍與頌同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

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春秋

考異郵曰赤帝之精寬仁大度禮記曰天無大啓爵命以

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

邑魏志曰胡濩者皆封列侯又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爲列

侯將軍已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漢書曰高祖

安堵如故管子曰士農而建約之屬皆爲鯨鯢左氏傳楚

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魏志曰南安趙

鯢而封以爲大戮超之妻拏焚首金城魏志曰南安趙

于漢書有父母嬰孩覆尸許市范曄後漢書曰建非國家

鍾禍於彼降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漢書洵勳曰



理夫鷲鳥之擊先高攫鷲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

也此述往年未伐之意尚書序曰武王與受戰於牧野又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孔安國曰諸侯僉同乃退以

示今者枳棘翦扞戎夏以清枳棘以喻殘賊也翦扞翦除而防衛之也杜預左氏傳注

曰扞衛也音捍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魏志曰建

安二十一年治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厨及六郡烏桓丁令

屠各湟中羌棘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南單于呼厨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漢書曰諸羌

言願得度湟水北然湟水左右羌之寔奮席卷自壽春而

南漢書九江郡有壽春邑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魏志曰夏侯淵字妙才淳放第

也為征西將軍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氏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搃

據庸蜀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留夏侯淵屯漢中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

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漢書曰東越反比遣橫海將軍韓說樓船將軍

楊僕入萬里尅期五道並入大舉大帥至壽春而南一道也使征西甲卒五萬一道也

及武都至庸蜀三道也江夏至豫權之期命於是至矣丞

相銜奉國威為人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尚書成王曰元惡大憝

至於技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楊雄覈靈賦曰技附葉從表立景隨故

每破滅彊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

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新序趙良謂商君曰君王可翹

足而待也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昔袁

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

魏志曰建安四年袁術敗於陳術病呂布作亂師臨下邳死廬江太守劉勳率衆降封為列侯



張遼侯成率衆出降

魏志曰張遼字文遠鴈門人也以兵

降拜中郎將

還討眭固薛洪膠尚開城就化

魏志曰眭固屬表紹屯射

犬公進軍臨河使史渙曹仁渡河擊之固使張揚故長史

薛洪河內太守膠尚留守自將兵以迎紹求救與渙仁遇

交戰大破之斬固公遂濟河圍射官渡之役則張郃高

舉事立功 魏志曰公擊淳于瓊留曹洪守紹使張郃高覽

後討袁尚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

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 魏志曰公圍尚營未合尚懼

乞降公不許圍益急尚夜降保汝山 圍守鄴城則將軍蘇

游反為內應 魏志曰尚攻譚留蘇由守鄴公審配兄子開

門入兵 魏志曰表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印綬節鉞使尚

城門內兵配逆戰 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

舉縣來服 魏志曰建安十年表熙大將焦觸叛

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

討難芟敵塞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啓其心

計深慮遠 西京賦曰天啓其心司馬相如喻

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

乃建立山之功享不訾之祿 賈逵國語注曰訾言量也

朝為仇虜夕為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為福者也 說苑

曰聖人轉禍為福報怨以德 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惠 毛詩曰盜言孔甘

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燹俱滅者亦甚衆多吉



凶得失豈不哀哉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

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眾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

以冀矣魏志曰太祖使張遼與樂進等將上于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俄而權率十萬眾圍合肥於是遼

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

登陷陣殺十人斬二將權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呼權不

敢動權守合肥十餘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周易曰天之

之所助者信也

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

魏志曰權殺吳郡太守盛孫輔兄也而權殺之典略曰孫

憲會稽典錄曰憲字孝章乃遣人齎書呼曹公行人以告

能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人齎書呼曹公行人以告

權乃遠偽若不知與張昭共見輔權謂輔曰兄猷樂耶何

為呼他人輔云無是權授書與昭以示輔賊義殘仁莫斯

輔慙無辭乃悉斬輔親近徙輔置東吳賊義殘仁莫斯

為甚孟子齊王曰臣弑其君可乎孟子曰賊人者謂之賊

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

宋問其君也乃神靈之逋罪下民所同讎幸讎之人謂之凶賊

是故伊摯去夏不為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尚書曰伊

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孫子曰殷之興也伊摯在夏魏武曰伊摯伊尹也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驅飛廉於海隅

而戮之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

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清

節耽學好古周泰明當世雋彥德行脩明皆宜膺受多福  
保又子孫尚書曰求膺多福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  
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為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  
構能負析薪吳志曰虞翻字仲翔尚書曰若考作室既底  
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



報漢德顯祖揚名及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

器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適人安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賢者

力少而就而並見驅逐雨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陸

新語曰有斧無柯何以治之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爵

羅賢聖之德也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朝陽鸚鵡之鳥巢於

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韓詩曰鸚鵡既取我子無踐

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

巢覆有子則死有外則破是其病也字林曰鸚鵡也上

乃丁切下古穴切廣雅曰鸚鵡工雀也荀卿子曰鸚鵡也上

名蒙鳩為巢編之以髮繫之葦苕苕折外破巢非今江東

之地無異葦苕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

民命誅在一入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曰有非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

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顯祿福之上也

如其未能未能如竿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漢書鄒

曰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夫係蹄在

足則猛虎絕其蹄戰國策魏魁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

愛其蹄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踏害七尺之軀有權也今國

家者非直七尺之軀也而君之身於玉非環寸之踏也願

公早圖之也延叔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漢書曰項梁

擊章邯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出兵楚不殺

假趙亦不殺角間齊王曰蝮蛇在手則斬手盡足則斬足

何者為害於身也田假田角田間於何則以其所全者重

楚趙非手足之戚何故不殺蘇音釋



以其所弃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周易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闇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毛詩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忽朝陽

之安甘折菖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

碎尚書曰火炎昆岡玉石俱焚雖欲救之亦無及已史記衛平謂宋玉曰後雖悔之亦無

及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

### 檄蜀文一首

魏志曰景元四年令鍾會伐蜀會至漢中蜀大將姜維等守劔閣距會會移檄檄蜀將吏

### 鍾士季

魏志鍾會字士季穎川人少敏惠夙成為秘書郎遷鎮西將軍後為司徒謀反於蜀為衆兵所殺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我太祖武

### 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

魏志曰有太武皇帝為魏太祖公羊傳曰君子曷為春秋撥亂

### 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

魏志曰文帝為魏高祖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禮

### 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

魏志曰何行而可以彰

### 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

毛詩序曰國

### 率土齊民

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若今言平人也

### 隆前緒

主上則陳留王奐也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宰輔謂司

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布政垂惠而萬邦協

馬文王也左氏傳史克對魯侯曰齊聖



和毛詩曰布政優優尚書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毛詩曰

蠻大戴禮孔子曰昔舜教通于四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凶卷來服詩

曰哀我征夫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

獨為匪民尚書曰予惟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魏志曰詔

軍鄧艾督諸軍趨甘松沓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占之行

軍以仁為本以義治之司馬法曰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

以來也仁者生而不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孫卿子曰王者

淮南王上書曰天子之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尚書曰

敷文德舞干羽干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尚書曰式

散鹿臺之財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車尚書禹曰奉辭

曰臣幸得使廢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國語曰祭公謀

備有文告之辭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新序李克

曰好戰窮武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毛詩曰告益

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新野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

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奔同即異蜀志

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也靈帝末黃巾起先主率其

屬討賊有功除安喜尉後領徐州呂布襲徐州虜先主妻

子乃求和於布後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為豫州牧後背

死命也左氏傳子太叔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

隴右蜀志曰姜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氏羌方國家多故未

遑脩九伐之征也周禮曰有九伐之法正邦國憑弱犯寡

則青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



擅之野荒人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使之賊殺其親則征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今陵政則社之內外亂焉獸行則滅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併兵一向孫子兵法

殺將千里而巴蜀一州之眾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

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魏志曰姜維趣上邽

破之又曰姜維寇北陽鄧艾拒之破維于侯和漢書公乘與上書曰王尊萬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黃帝出軍決曰

始立牙之日吉氣來應旗幟指敵或從風而來金鐸之聲揚以清鼓鞀之音婉而為是謂堂堂之陣整整之旗此大

勝也此年已來曾無寧歲國語姜氏告於公子曰晉無寧歲征夫勤

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毛詩曰經始勿此皆諸賢所共親見

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史記曰秦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伐蜀滅之公

孫述已見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公所備聞也左氏

隱也是九州之姓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福於未萌

金匱曰明者見危於無形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賓毛詩序

微子來見祖廟也鄭玄曰武王既黜殷命殺陳平背項立

功於漢史記曰陳平躍項王誅遂豈宴安鴆毒懷祿而不

變哉左氏傳管敬仲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今國朝隆天覆

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禮記孔子曰天無先惠後誅好生

惡殺尚書大傳成王問周公曰舜何以往者吳將孫壹舉

眾內附位為上司寵秩殊異吳志曰孫壹為江夏太守及

之妹夫也緜遺朱異若龍壹異至武昌壹知其攻已文欽

唐咨為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為戎首咨困偪禽獲欽二子



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國事

魏志曰文欽字仲若曹爽之邑人也與毋丘儉舉兵

反大將軍司馬文王臨淮討之諸葛誕遂殺欽欽子騫及

虎踰城出自歸大將軍大將軍表騫虎為將軍各賜爵關

內陝大將軍乃自臨圍四面進兵同時鼓譟登城唐咨面

縛降拜咨安遠將軍禮記子思曰無為戎首鄭玄曰為兵

戎首壹等窮蹙歸命猶加上寵况巴蜀賢智見機而作者

哉見機已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措身

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

已見上文農不易畝市不迴肆呂氏春秋曰桀為無道易立為

變去累卵之危就末安之計豈不美與九說苑曰晉靈公造

求見口臣能累十二博基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若偷安

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也

並已見上文

各具宣布咸使知聞

難蜀父老一首

漢書曰武帝時相如使蜀長老多

以為然相如已建之不取諫乃著書假蜀父

司馬長卿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

六世謂自高祖至武帝

威武紛紜

湛恩汪濊

帝昭曰湛音沉張揖曰汪濊深貌也善曰王為黃切濊為外切

群生霑濡

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

披靡因朝冉從驍定策存邛

服皮曰冉驍策邛皆蜀郡西

駝也文類曰邛今為邛都縣策今為定略斯榆舉苞蒲鄭

笮縣皆屬越雋善曰駝家江功策音鑿略斯榆舉苞蒲鄭

曰斯音曳張揖曰苞蒲夷種也結軌還轅東鄉將報楚辭曰

國名也服虔曰苞蒲夷種也



子西山王逸 至于蜀都者老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

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

勿絕而已應劭漢官儀曰馬曰羈牛曰縻今罷三郡之士

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

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

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

不可記已相舜歷年禹之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

者其始不可乎不可猶不堪也以其今割齊民以附夷狄

附謂今之親附也齊民已見上文故所持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

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

也應劭曰巴蜀皆古也僕常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

觀者之所覲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

陳其略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嘗聞其蓋世必有非常之人

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

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張揖曰非

出汜濫衍溢張揖曰溢也郭璞三蒼解詁曰溢水聲也

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感之乃堙洪塞源決

江疏河張揖曰灑沈澹災蘇林曰澹音淡言分其沈溺挫

動之災也灑或作澌字書曰澌水索也賜移切說文曰澹

水搖也徒灑切顏師古曰沈深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





以安定其災也灑所宜切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未寧當斯之勤豈惟民

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胝無皮膚不生毛張晏曰躬體也

孟康曰腠胝理也常昭曰腠其中小毛也蒲葛切郭璞三蒼解詁曰胝也竹施切莊子曰兩祖女浣於白水之上

者禹過之而趨曰治天下柰何女曰股無肢脛不故休烈生毛顏色烈凍手足胼胝何以至是也胼步千切

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

喔躡拘文牽俗應劭曰喔躡急足之貌也善曰喔音握脩誦習傳當世取說

云爾哉必將崇論宏議鄧展子曰字詁云宏字創業垂統為萬世

規孟子曰君子創故馳騫平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

地已比德於地是貳地也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

上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小雅云濱也本或作賓是以六合之內八

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六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

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

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

風猶微孟子曰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內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邊境

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

辜幼孤為奴虜係縲號泣張揖曰為人所係戰國策曰內韓魏父子老弱係虜於道路內

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

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孟子曰湯始征葛伯民望之若

大旱之望雨戾夫為之垂涕况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

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



論語比考識曰賜風德宋均曰賜能言語故可使願得受

號者以億計故巧關沫若漢書音義曰以沫若水為關也

江若水出廣平徼外徼張揖曰徼塞也徼木靈山

梁孫原張揖曰靈通山道置靈道縣屬越巂辟孫水出登

梁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謂所

駕者使疏逖不閉智爽闇昧得耀乎光明常昭曰智梅憤

不被壅閉智爽闇昧後得乎光明言化之所被者遠也郭

璞三倉辭詁曰智旦明也字林音勿尚書曰甲子昧爽孔

外提福不亦康乎說文曰提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

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丞務也陵夷即

史記張釋之曰秦凌遲而至於二世百姓雖勞又惡可以

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永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

毛詩序曰始於憂勤終於逸樂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

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李奇曰五

漢為減三王之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鷦鷯已翔乎

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數澤悲夫樂緯曰鷦鷯狀如鳳

寥寥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

稱曰名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

之敬罔靡徙遷延而辭退尚書大傳曰魏文侯問

子夏子夏乃遷延而退



文選卷第四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選

道光辛巳重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棟蓀堂珍藏





通卷第四十五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對問

宋玉對楚王問一首

設論

東方曼倩答客難一首



楊子雲解嘲一首

班孟堅答賓戲一首

辭

漢武帝秋風辭一首

陶淵明歸去來一首

序上

卜子夏毛詩序一首

孔安國尚書序一首

杜元凱春秋序一首

皇甫士安三都賦序一首

李倫思歸引序一首

對問

對楚王問一首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遺行可遺棄之行也韓詩外傳子路

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

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

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

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

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



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魯子曰

子曰羽蟲之精者曰鳳鱗蟲之精者曰龍淮南子曰孟春之月其蟲鱗許慎曰鱗龍之屬也鳳凰上擊

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籬之鷄豈

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爾雅曰河出崑崙墟色曰

郭璞曰墟山下基也暴鬣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孔安國尚書傳曰碣石海畔山夫尺

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尺澤言小也故非獨鳥有鳳

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

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設論

### 答客難一首

東方曼倩漢書曰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推意放蕩終不見用因著論設客難已

用位卑以自慰論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

位如淳曰都謂居也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

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者於竹帛唇腐齒落服

膺而不可釋禮記曰回之為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好學樂道之効

明白甚矣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

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

不過執戟史記韓信曰臣事項王官意者尚有遺行邪遺

已見上文也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蘇林曰音胞胎之胞言親兄弟也



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彼

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孟子謂充虞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夫蘇秦張

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慎子曰昔周室

之衰也厲王擾亂天下諸侯力政人欲獨行以相兼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張晏曰

百國在者十一謂魯衛齊宋楚鄭燕趙韓魏秦得士者強

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孔叢子思謂曾子曰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

此乃得士則昌夫士則亡之秋也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倉廩蔡邕月

曰穀藏曰倉廩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

下震懼諸侯宿服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韓詩外

子之居也安如覆杆孟與杆同音于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簡運之

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御子曰楊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

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

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

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

雖欲盡節効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

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文子曰辟悉力慕之困於衣食

或失門戶言上書忤旨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

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應劭漢書注曰掌故傳曰天

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

功故曰時異事異韓子曰文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故曰時異則事異雖



然安可以不務脩身乎哉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鶴鳴

九臯聲聞于天毛詩小雅文也毛萇曰有諸中必見於外也又曰臯澤也苟能脩身何

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

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說苑鄒子說梁王曰太公年此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

士所以日夜尊尊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孟子曰雞鳴而

之徒譬若鶴鳴飛且鳴矣毛詩曰題彼鶴鳴載飛傳曰天

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

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長度地有常形君子

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

人之言皆孫卿子文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

所以蔽明黈纆充耳所以塞聰大戴禮注孔子之辯也薛

縣為九懸冠兩邊當耳不欲聞不急之言也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

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論語曰仲弓為季氏宰問

賢才尚書曰與人弗求備檢身若不及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

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皆大戴禮曰雖當直桂從容使自

得也優寬和柔之使自求其宜也揆度其法以開視也蓋聖

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

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

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史記曰勾踐之棲會稽范蠡令卑辭

蠡曰可矣天下和平與義相法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



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

史記曰樂毅去趙適魏聞燕昭王好賢樂毅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時以禮待之遂委質為臣下又曰秦卒用李斯計

謀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漢書酈食其謂上曰臣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蕃上曰善乃說齊齊王曰廣以為然廼罷

歷下守戰之備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

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

蠡測海以筵撞鍾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

服虔曰筵音管張晏曰蠡瓢也文穎曰筵音庭注子曰魏牟謂公孫龍曰乃規規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

管窺子曰用錐指地不亦小乎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

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撞之豈能發其音聲哉由是觀之譬由鼃鮑之襲狗孤

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如淳曰鼃音精服虔曰鼃音助李巡爾雅注曰鼃鮑

狐之奚鼠應劭風俗通曰糜爛也亡皮切糜與糜古字通也

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

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 解嘲一首并序

楊子雲

哀帝時丁傳董賢用事漢書曰定陶曰丁姬哀帝母也兄明為大司馬又曰孝哀傳皇后哀帝

即位封后侯父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漢書音義莊子晏為孔鄉侯

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

尚白服虔曰玄當黑而尚白將無可用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客嘲楊

子曰吾聞上世之士網人紀不生則已尚書曰先王肇修人紀孔安國曰修



為人綱紀也孔叢子子魚曰丈夫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

毋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八之祿說文曰儋荷

帝始與諸王竹使符紆青拖紫朱丹其轂東觀漢記曰印綬漢制公

吏二千石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

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應劭曰待詔金馬門晉灼

不能畫一竒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燿星舌如

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史記秦王曰知一顧默而作太

玄五千文枝葉扶踈獨說數十餘萬言以樹喻文也說文

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春秋

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纜

給事黃門蘇林曰擢之纜為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

之拓落也拓落猶遼落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朱丹吾轂

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廣雅曰跌差也往昔周綱解結

羣鹿爭逸服虔曰鹿喻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十二國已見

謂齊燕楚韓趙魏四分五剖並為戰國晉灼曰此直道其

為六就秦為七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

春秋保乾圖曰得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

或鑿坏以遁服虔曰范入秦藏於橐中史記王稽辭魏

曰穰侯范雎曰此恐辱我寧匿車中有頃穰侯過淮南

子曰顏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弊先焉鑿坏而遁

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應劭曰齊人著書所



談天鄒衍仕齊至卿蘇林曰頡音提挈之挈頡頡奇怪之辭也鄒衍著書雖奇怪尚取世以為資而已為之師也言資以避下文孟軻雖連去聲蹇猶為萬乘師蘇林曰連蹇言也頡苦浪切

孟軻雖連去聲蹇猶為萬乘師蘇林曰連蹇言也頡苦浪切孟軻雖連去聲蹇猶為萬乘師蘇林曰連蹇言也頡苦浪切

搜服度曰達西戎國也應劭曰禹貢折前番禹應劭曰南

蘇林曰番音潘也後叔塗應劭曰漁東南一尉志如淳曰地理

西北一候如淳曰地理志曰龍徽以糾墨制以鎖鉄服度

縛束也應劭曰東以繩微弩之微說文曰糾三合繩也又曰墨索也公羊傳曰不忍加之鉄鎖何休注曰斬晉之刑

也音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應劭曰漢

行三年服不得選舉結為倚廬盧以結其心左天下之士雷

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史記蒯通曰天下之士雲

切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皋陶尚書帝曰俞咨翹

哉禹讓于稷戴維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鄭玄儀禮注

縱所氏切詩曰實惟阿衡左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

孫卿子曰仲尼之門當途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且握

權則為卿相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

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方言曰飛鳥曰昔三

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

而越霸史記曰吳既誅子胥遂伐齊越王勾踐襲殺吳太

勾踐逐國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五殺入而秦喜樂毅



出而燕懼

史記曰百里奚亡秦走宛秦穆公聞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不與請以五羖皮贖之楚人許與

之繆公與語國事繆公大悅又曰樂毅伐齊破之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畏誅遂西奔

趙惠王恐趙用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危穰侯已見李斯樂毅以伐燕也

陽上書晉灼曰摺古拉字也力咨切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蔡澤熟視而笑

曰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手常昭曰禁欺稟切吟疑甚切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

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

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

枕而有餘說苑曰管仲庸夫也桓公得之以為仲父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楚辭曰堯舜

皆有舉任兮故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左

傳曰齊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仲請內鮑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內鮑

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侯使相可也公從之墨子曰傳說被褐帶素庸築傅巖武丁得

之舉三公或倚夷門而笑應劭曰侯嬴也秦伐趙趙求救魏

更還見贏嬴笑之以謀告無或橫江潭而漁服虔曰或七

十說而不遇應劭曰孔子也或立談而封侯史記曰虞

成王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或在千乘於陋巷呂氏春秋

見小臣稷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相公曰不然士傲爵

士從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或擁篲而先驅擁篲

也七略曰方士傳言鄒子在燕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

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訕也李奇曰君臣上下有瑕隙非

切乘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



肩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言世尚同而惡異爾雅曰辟

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言不敢奇

談者卷舌不言待彼發而同其聲欲行者擬足不前待彼

行而投其跡也周揚子曰同聲相應莊子曰多物將往

者衆跡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史記曰歲課甲

為太子舍人然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特道是非

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言抗疏有所觸犯者帝

甲科為第一用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如

日周易云雷雨之動雨盈滿水也雷極則為水天收其聲

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李奇曰鬼神擢孳者亡默

默者存位極者高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

極淮南子曰天道爰清爰靜游神之庭老子曰知清知惟

寂惟漠守德之宅莊子曰恬淡寂寞虛無世異事變人道

不殊披我易時未知何如李奇曰或今子乃以鳴梟而笑

鳳皇執螻蛄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孫卿雲賦曰以龜龍為

曰在壁曰螻蛄徒草曰蜥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

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史記中廢子謂扁鵲曰臣

病不以湯液法言曰扁鵲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論語

鵲盧人而善醫跗音附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論語

子去人惡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睢魏之亡命也

折脅摺髀免於徽索堙蒼曰髀骨也口亞切翁肩蹈背扶服入橐孟

曰脅肩詭笑劉熙曰脅肩激印萬乘之圭介涇陽抵穰侯

悚體也入橐已見上文



而代當也

如淳曰激印怒也善曰史記口范睢至秦上書又曰秦昭王母宣太后長弟曰穰侯姓魏名冉昭王同井

又曰秦昭王母宣太后長弟曰穰侯姓魏名冉昭王同井

擊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顛顛折頰涕垂流沫西揖強秦

之相搯其咽而亢其氣擁其背而奪其位時也

甚切史記曰蔡澤聞應侯內慙乃西入秦應侯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延入坐數日言於秦昭王曰客

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昭王與語悅之應侯請

歸相印遂拜蔡澤為相說文曰頰暈莖也沐西面也廣雅

曰咽益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

禮記子夏曰三

事無避也禮歟漢書

曰高祖西都洛陽

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

漢書曰婁敬戌隴西過洛陽

上言便宜又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

固是曰車駕西都長安應劭曰輅謂以木當膏以輓車也

論語摘輔像曰子貢悼三

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

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授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

左氏

援枹而鼓漢書叔孫通曰臣願

徵魯諸生弟子共起朝儀也

序曰穆王訓夏贖刑禮記曰

國家靡敝節展曰靡音縻

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

漢書曰相國蕭何律九章法

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

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

世則慳矣

布迷切慳或作繆

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

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

左氏傳曰召

于成

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

金曰彈張

漢史恭

夫蕭規曹隨留侯書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

坻噴

應劭曰天水有大坂名曰隴坻其山堆傍着崩落作

坻噴聲聞數百里故曰坻噴坻丁禮切常昭坻音若是理

坻噴

坻噴

坻噴

坻噴

坻噴

坻噴



之是字書曰巴蜀名山堆落曰坻韓子曰泰雖其人之膽  
山之功長立於國家日月之名久著於天地

智哉亦會其特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

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蘭生牧功於章臺晉灼曰相

如獻壁四皓采榮於南山四皓已見上文采公孫創業於

於此臺孟康曰公孫弘對策於金馬門史

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孟康曰公孫弘對策為第一拜為

博士又曰驃騎將軍霍去病擊司馬長卿竊貨於卓氏東

方朝割炙於細君史記曰文君夜亡奔相如卓王孫不得

漢書曰伏日詔賜從官肉太官奏之上曰先生起自賁也朝曰受

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復又何

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舉

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

獨守吾太玄

荅賓戲一首并序

班孟堅

永平中為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或譏

以無功項岱曰或有譏班固雖篤志博又感東方朔楊雄

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

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項

岱曰謂庖羲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也論論道化也一定五經

垂之萬世後人不能改也分決也謂許由巢父伯成子高

夷齊吳札志自然之決不可變易也善行亦云名而已矣

淮南子曰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

易之



如淳曰唯書得名耳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左氏傳也叔孫夫德

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言德以濟世故德不得

後其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言德以濟世故德不得

及時故不避棲遑之意也孔席不暇墨突不黔帝昭曰朕温

也棲遑不安居之意也孔席不暇墨突不黔帝昭曰朕温

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前列之餘事耳劉

舍者守靜無為也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絃冕之

服師古曰帶人帶冕冠也項岱浮英華湛道德英華草木

者德其英華湛古沉字或為耽於義雖同非古文也纒龍

虎之文舊矣孟唐曰纒被也蘇林曰謂被龍虎之衣也易

切版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項岱曰攄舒也振板洿塗跨騰

風雲說文曰洿濁水也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嚮震言見之

而必駭聞之者雖響而必震言驚懼之甚不徒樂枕經籍

書紆體衡門上無所帶下無所根常昭曰帶獨攄意乎字

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項岱曰毫毛也潛神默記緇以

年歲如淳曰緇音巨竟之巨方言曰緇然而器不賈於當

已用不効於一世劉德曰賈音古雖馳辯如濤波如淳曰朝

為濤擄藻如春華常昭曰擄布也勅施切藻水草之猶無

益於殿最也漢書音義曰最下功曰殿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

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道爾而笑



曰項岱曰道寬舒顏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閭道德

之實字突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應劭曰爾雅曰西南隅謂

之奧東南隅謂之突字林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項岱曰周

王失牧御侯伯方軌戰國橫驚項岱曰方併也軌轍也東

車既併轍於是七雄虓闕分裂諸夏龍戰虎爭晉灼曰詩

野項岱曰龍以喻人君周易曰龍戰于遊說之徒風咆電

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焱飛景附霄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

常昭曰颶風之聚猥者也音庖晉灼曰霄音畢爾之畢說

文標火飛也焱與標古字通並必遙切霄煜光明之貌也

煜炎輯切當此之時擗朽摩鈿刀皆能一斷常昭曰擗

切韓詩外傳陳饒謂宋燕曰鈿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

金魯連曰蹶蹶也虞卿以顧盼而指相印史記曰秦昭王

齊頭來魏齊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夫啾發投曲感耳

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齊間行夫啾發投曲感耳

之聲項岱曰啾口吟也合之律度淫蠲而不可聽者非韶

夏之樂也李奇曰淫因勢合變遇時之容項岱曰容宜也

也合變謂之事遇時偶暫得容風移俗易乖迤而不可通者

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常昭曰從人合

人散之佐亡命漂說羈旅騁辭項岱曰委君之徒謂之亡

秦敬仲曰羈旅之臣杜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服虔曰王

兵為李斯會時務而要始皇項岱曰奮發也時務謂六國

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項岱曰彼謂商鞅李斯輩

也風發於天以喻君上塵



從下起以據徽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言據徽幸而朝為

榮華又為顛頽福不盈皆禍溢於世李奇曰富貴之凶

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是賴乎項岱曰凶人謂商鞅之輩

班固以自託也尚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

辯以激君吕行詐以賈國昭曰吕不韋立子楚以市秦利

說難既適其身乃囚應劭曰道好也項岱曰韓非作說難

為李斯所疾秦貨既貴厥宗亦墜史記曰秦昭王子楚

乃囚而死見曰此奇貨可居乃以五百金與子楚以五百金買奇物

玩好而遊秦獻華陽夫人立子楚為嫡嗣秦王薨謚為孝

文子楚代立為莊襄王以吕不韋為丞相竟飲醜是以仲

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孔叢子子思曰抗志則

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

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

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項岱彼豈樂為迂闊哉道不可

以貳也項岱曰迂遠也貳二也君子發端於始歸成於終

善曰說文曰方今大漢洒掃群穢夷險芟荒晉灼曰發開

也作芟字善曰掃廓帝紘恢皇綱項岱曰紘張也皇君也善

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說文曰炎火也謂光照也史記

之如日望之如雲朝錯新書曰臣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

源共流常昭曰六合也沐浴玄德稟仰太龢史記太公曰沐

其在唐虞成周乎辭古和字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



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項岱曰蕃感也零凋

病也言遇仕者昌盛不遇者凋病如萬物於天地之間也叅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

厚薄哉項岱曰叅三也言漢家之施化耶今吾子處皇代而

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覲欲從整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沈

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服虔曰敦音頓頓立也應劭曰濫音沈也爾雅曰沈泉穴出穴出也濫泉正出正出湧出也服虔曰沈音軌韋昭曰濫音檻整音旄郭璞爾雅

注曰敦孟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項

得行故言衰周凶人也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

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

謨虞箕子訪周尚書曰咎繇又曰武王勝殷以箕子歸又曰王訪于箕子言通帝

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傳巖周望兆動於渭濱尚書曰

得說使百工營求諸傳巖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奸周西伯將出占之曰所獲非龍非虎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

西伯果遇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說苑陳子

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桓公得之而霸也爾雅曰五達曰康四達曰衢漢書曰張良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

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

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勲也近者陸子優游新

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鄭玄曰優游不仕也史記高帝拜陸賈為大中大夫謂賈

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我所以得之者何陸生乃祖述存亡之微凡著十二篇號其書曰新語又曰董仲舒以

治春秋為博士下帷講劉向司籍辨章舊聞楊雄譚思法

言太玄項岱曰司主也籍書籍也善曰漢書曰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卷書已向輒條其篇



目攝其旨意錄而奏之又曰楊雄譚思渾天文也皆及時君

之門闡究先聖之壺奧應劭曰爾雅曰宮中婆娑乎術藝

之場項岱曰婆娑偃息也休息乎篇籍之圃以全其質而

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歟項岱曰聖德

納用之也烈業也後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

辱仕顏淵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論語子曰賢哉回也

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左氏傳曰哀公十四年春

西狩獲麟春秋元命苞曰孔子曰丘作春秋始於元終於麟

成也王道也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項岱曰言若此之

洞重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周易曰一陰一陽之

泉也乃文乃質王道之綱項岱曰或施質道或施文道

曰方猶之常項岱曰有同位遇而進有異故曰慎脩所志守爾天

符委命供已味道之腴項岱曰符相命也腴道之美者也

若或適焉謂之天符桓譚答楊神之聽之名其舍諸項岱

雄書曰子雲勤末道股者也神之聽之名其舍諸項岱

賢智君子行之如此神豈舍之乎將必賓又不聞和氏

之璧韞於荆石隨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賦不知其

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韓子曰楚人和氏得

而獻之成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名曰和氏之璧

誘曰隋侯見大蛇傷新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應龍潛於潢

汗魚鼈媠之項岱曰天有九龍應龍有翼服虔曰左不覩

於江中御大珠以報之用名曰隋侯之珠



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踈昊蒼也項岱曰忽荒天

名也徐廣史記注踈音戰踈與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

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

之真也項岱曰時暗未顯用時也久舊也章明也言君子懷

而升天隋和先賤而後貴也如此是此君子之道久而章遠而

隆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項岱曰牙曠

也管鍾律之管絃琴瑟之調也毫分秋毫之末分也善曰

明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摧巧於斧斤黃帝春秋陳章曰

獲抗力於千鈞項岱曰良王良晉人也樂伯樂秦穆公時

孤父以其道傳羿羿傳逢蒙項岱曰良樂軼能於相馭焉

春秋薄疑說衛嗣君曰鈞千鈞者三萬斤善曰呂氏和

發精於鐵石研桑心計於無垠左氏傳曰晉侯求醫於秦

扁鵲使弟子陽厲鍼砭石又曰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

上乃用范蠡計然常昭曰研范蠡之師計然之名也漢書

曰桑弘羊雜陽賈人也走亦不任厠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

於斯文服虔曰走孟堅自謂

辭

秋風辭一首并序

漢武帝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羣臣飲燕上

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

...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禮記曰季秋之月草木黃落鴻鴈來

賓蘭有秀兮菊有芳攜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舫兮濟汾河應劭漢書注曰作大舫

上施樓故號曰樓舫橫中流兮揚素波列女傳津史女

杏冥簫鼓鳴兮發棹歌棹歌引歡樂極兮哀情多列女傳

必哀來極少壯幾時兮奈老何古長歌行曰少壯不

### 歸去來一首

陶淵明序曰余家貧又心憚遠役彭澤縣去家

情自免去職因事煩心故命篇曰歸去來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式微詩曰式微既自以心為形

役奚惆悵而獨悲淮南子曰是皆形神俱役者悟已往之

不諫知來者之可追論語楚狂接輿歌曰往矣迷途其未

遠覺今是而昨非迷途已見丘遲與陳伯之書莊子謂惠

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舟遥遥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

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毛詩曰駢征夫声類曰乃

瞻衡宇載欣載奔毛詩曰衡門之僮僕歡迎稚子候門周

曰得僮僕貞史詔曰三逕就荒松菊猶存二輔决録曰蔣

楚懷王稚子子蘭攜幼入室有酒盈樽戰國策曰扶

三逕唯羊仲求仲從之引壺觴以自酌盼庭柯以怡顏陸機高

嘗君嵇康贈秀才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韓詩外傳北郭先

詩曰旨酒盈樽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雅

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雅



曰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郭璞曰此皆人行步趨走之處因以名趨避聲也七喻切

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易林曰鳩杖扶老衣食百口王逸楚辭注曰矯舉也

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

盤桓丁儀妻寡婦賦曰時翳翳而稍陰日歸去來兮請息

交以絕游屏親昵絕交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

桓子新論曰凡人性難極也難知也故其絕異者常為世俗所遺失焉毛詩曰駕言出遊又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善言也劉歆

遂初賦曰玩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注曰一井

疇或命中車或棹孤舟孔叢子孔子歌曰中車命駕將適

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曹攄贈石荊州詩曰窈窕

之貌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毛萇詩傳曰欣欣樂也

壅為江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大戴禮曰君道當

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

不委心任去留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胡為遑

遑欲何之也孟子曰傳云孔子三月無君則遑遑如富貴非

吾願帝鄉不可期大戴禮孔子曰所謂賢人者躬為匹夫

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東征賦曰選良辰

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阮籍奏記曰將耕東臯

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家語曰化

也琴賦曰臨清流而賦新詩



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莊子曰  
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 序上

#### 毛詩序一首

卜子夏

家語曰卜商字子夏衛人也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  
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  
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  
於言言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  
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  
音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角徵羽也治世之音安以樂其

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  
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  
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  
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  
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非聞之者是以戒故曰風風化風刺皆謂  
警喻不作言也主文主與樂皆商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  
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  
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  
變而止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上乎禮義發乎情民  
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



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  
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  
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  
志也始者謂王道興衰之所由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  
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  
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自彼江漢之域先王斥大王  
季文王也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  
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  
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哀蓋字之設也哀當為衷謂中心念怨之也無傷善之心謂好德也

尚書序一首

孔女國漢書曰孔安國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臨淮太守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  
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  
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  
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  
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  
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  
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  
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觀史籍之  
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